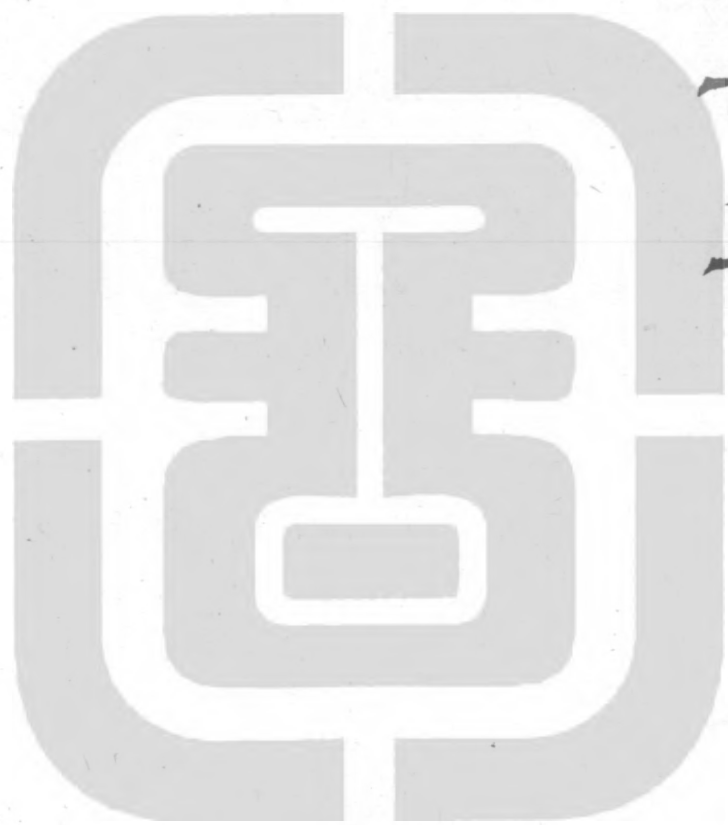


雲溪居士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宋 華 鎮 撰

論八首

銓選論

士貴多得多而非賢不如其少而賢也取之不慎則賢不肖必並進雖格以流品限以資序終與賢者並官官有大小若代天工治民事則舉相似耳一以賢任者之一以不肖者為之民之幸不幸何相遠哉仕進之門不

欲襍夫承學之士雖機悟敏慧超絕倫類必十年觀書及史講明道義考合古今漸摩師友之訓涵泳庠序之教然後能應有司之程中科第之選闕閱子孫雖生而見任必既冠然後蒞官聆父祖之語言視先生之行事漸漬名教之益由有知以來亦十有餘年矣此兩者猶或愚不達事佚而敗度彼誦經而不知音論法而不見德刀筆儉巧之人奴隸奔走之徒農桑百工輪納金粟者其人可勝言耶果無異於承學之人世胄之子則流

品可去而資序不必用流品資序賤彼貴此則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與不足任之人並流交鶩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載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人材未富務博選以集事如彼等事或在所錄然猶審較短長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濟濟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闒茸不足使之徒積勞循格指日任事而奪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選任選而不盡其才無以異於不選聽言語則有言者不有必德易言者

常以敗功觀容止則禹行舜趨無顏閔之賢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勞効則積資累日可以得常人繩墨委曲不足以致竒士省過失則庸夫以循嘿自守儉人以機巧僥倖此皆不足以盡人才故選仕之法欲精漢之世士為善於家然後召於郡邑著名郡邑然後辟於公府因鄉里之選而察舉之其後也士無三代之才非選任之法未周所以教養之者異也李氏專委曲吏部以四事選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勞效其弊也士無兩漢之

人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擇之者異也舜之稱堯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故憂驩兇畏巧言令色孔壬皋陶之戒舜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堯舜聖之至也以舜之濬之濬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以行觀德智愚賢不肖果身言書判之所能察乎以堯之聰明不敢以知人為易而憂畏凶人千萬人之心果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術固已踈矣若夫視拜起觀書禮問年齒其法不過察乎足手目耳之有

無疾痛而已凡無疾痛者皆在所用曾不少問其才否  
視李氏之四事又何如哉觀人之術觀之者衆而所觀  
者寡則審而無遺久與其人游則心術可得故先王之  
建官也慎選其長而已若其屬則使官長自擇取焉朝  
廷之所選者庶官之長官長之所擇者一官之屬則觀  
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將命之以為長取之以為屬非久  
與之游而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無遺才而官無匪人  
先王盛時教養致詳人才致美選任之法猶精慎而不  
敢易後世教養人才不逮先王遠甚而吏部之官至則  
擬授為之銓選其術亦異矣

### 任舉論

世之治亂生於事之修否官得其人則事修而治非其  
人則官曠而亂由之以生今取士不由鄉黨黜陟不由  
考比外官委郡守監司保任之內官則本司長官保任  
之吏部據其所任而受用其人任以為令則因以為令  
任以為幕職則因以為幕職任以為京官則因以為京

官其人苟無大過皆得序進至其賢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則吏部第為出納之地若銓擇審察之推則舉在於郡守監司與在京諸司之官長矣執銓擇審察之推者果聰明足以識別賢否於取舍無所蔽盡心公家唯才是任不以寒素貴勢親疎德怨貳其間則歲舉之數誠亦足以得天下之賢才矣一有不然而歲舉之數不可損則賢者未必被舉舉者未必皆賢雖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裔出於寒素或無一日之

雅或有纖芥之怨則必擯弃而不顧貪汙之徒冗末之類或有所挾將冒薦論與賢者同升於上矣况斷斷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堯舜所難賞識之間鮮或無蔽又高貴勢下寒素厚親薄疎錄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盡天下之賢才乎雖朝廷約束舉非其人者有從坐之責然乘摧藉勢挾親恬舊者儻有過惡例相為隱苟至貫盈罪不可掩則舉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舉而僥倖之徒得以公事營私也今天下清寧多士並用郡守

監司與諸司官長皆一時高選然習以為常其來有素弱者撓於權勢慙者溺於私計非見善明用心剛者未能不混於流俗今膏梁子弟資考未盈薦者數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勞鮮或登格豈賢才皆出於彼而此無一介可賞之善哉誠所居之城不同耳今歲舉有限而選格三五為約及格之外乃為虛噐忍遺寒素之可舉以益貴勢之無用則在彼何優而在此何劣今則制科條俾舉則令者不得過四人舉京官者不得過六人已及格而闕者聽舉及格而止任其終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則人知慎其所舉而朝廷盡得天下之士矣

考績論

庶績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業固卿大夫盡瘁於內五侯九伯效職於外內外庶官人人治業赴功不為趨競故庶績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業備矣夫登三邁五比隆前聖者世主所願得於身者也治業赴功不為趨競者世主所願得於人者

也自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欲治之主可為之時多矣人主未嘗不以此為意議臣未嘗不以此為說所以講求之意甚篤然而趨競之風浸盛赴功之俗愈遠庶績無成熙之效兆民無阜成之利帝王功業未足以擬唐虞成周盛之者豈無說乎試粗言之夫天傾西北而七政無左旋之象地缺東南而百川無西傾之流非天地之類有殊則勢使然也由漢以來人臣急趨競而緩事功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豈皆入材行義之不逮乎亦驅

以之盛

真之勢異也故人主法制施設用舍之際不可不慎夫唐虞之際黜陟幽明本於考績成周之隆廢置誅賞詔以會計漢興以來考績之法不行會計之術不復黜陟幽明廢置誅賞一出刺舉資序矣由考績會計而無刺舉資序則有功者見進而知勸無功者見退而知沮沮勸之典必行積累之資不用進退兩端取之自己不制於人無事請託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趨競由任舉資序而廢考績會計則進不待而無勸勉退六



以罪而無畏忌劬勞職業者毫髮不獲積日累月者寸  
進有序馳騫躒進者薦拔常及恬淡廉退者譴怒是慮  
故漢興以來人知趨競而不知赴功由是觀之果人才  
行義之不逮乎亦所以驅導之勢異乎今吏部授官有  
給以印紙者釐務期歲則所屬以一歲之功罪書之謂  
之課績代日持紙赴部攷其所書不能盡所攷不以詔  
廢置進官增秩者皆資序任舉合然後擬授謂之判成  
有意乎考績之術矣然所書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  
唐虞成周之效誠恐不復攷績功實不可致不去資序  
偷脫不可變不廢任舉趨競不可息古之導人者如彼  
後之導人者如此而望治業赴功不為趨競如古之人  
亦異矣

賞罰論

士有由義而行者動則出於義非見利而為之不待賞  
而後勸不汙於不義非見害而避之不待罰而後懲罰  
賞之典可以厝而不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萬國之廣

百執事之衆惡能盡得斯人而用之亦選賢任能材德  
並建振長策以馭之而已中人之性見所好則勸勵而  
赴功見所惡則懲戒而遠罪人人務赴功而知遠罪天  
下之官治矣聖人建中道以為民極寵錫之利雖非所  
志所功實者未嘗辭賞所以俯已而立經制也故雖堯  
舜之聖不能去賞罰以為政而况後世乎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賞罰之謂也賞罰之權經世之砥礪  
不可不用設之不當猶不用也夫有賞無罰則緩而

縱姦有罰無賞則簿而遺善賞不以善則民惑而不慕  
罰不以罪則不疑而弗威公浮於賞則確而少恩罰輕  
於惡則懦而不勝以上賞而加小善則費資而難斷以  
重罰而責微罪則失士而浮才此數者皆設之不當者  
也不當則沮勸之法不行賞罰用而沮勸之法不行何  
異於不用人主所用以為賞勸沮勸者非名器廩秩廢  
置予奪乎後世官吏積日累久自下升高名器之尊榮  
廩秩之饒厚不待功善而後得人人可以訓致庸惰邪

狂之人苟過惡敗缺僥倖不暴於外非惟不見廢奪亦得與賢能之士交驚而並進夫名器廩秩所以為賞得以馴致不必有功庸情邪枉所宜加罰得以僥倖又從而序進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賞罰沮勸驅策孰不務媮脫而緩事功忘畏忌而輕義乎若然者不可以為設之當也嗚呼建官吏以圖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難言治矣

### 法令論

禁姦宄防詐偽使人心一出於中正誠實者莫尚於法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漢世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者漢之法令不美於先王耶漢之人心機巧而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異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於漢之法先王之心不淳於漢之人心其用與漢異效者先王之治不本於法令而漢本之也先王之人不發其巧心而漢發之也何則人主正心誠意率得而用道以臨蒞天下輔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子義敦禮

樂以薰和睦示好惡以明避就則中林之遠免且之賤  
皆知好德而有賢者之美又况在位多士寡傑美材莫  
不興起而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子行則法令  
可以無用故先王之法令大為之防不勝德教人無所  
用其巧而機變之心不發漢之德義不足以風動流俗  
又無善教以振發多士之性而輔成其美及其弊也忘  
公徇私違義死黨依勢倚法蔑棄廉恥風靡波蕩日趨  
於罪戾矣不務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綱目積綴科條  
專以法令籠之不知法令有限而智變無窮故防禁愈  
微而機巧愈出卒之姦詐不勝而法令為虛器然則駕  
馭豪傑臨涖士君子德義教化而已非法令防禁之所  
與能也德義明而教化行則君子益其德能者增其才  
蔽愚不肖之人有以發明善心而變易志慮法令多而  
防賤密則士義恥於見疑不為用智者迫於繩墨而不  
得為小人投隙伺便騁其巧而莫之能禦是教化行而  
善否兼得防禁密而君子小人並棄也夫善否兼得與

君子小人並棄其效遠矣為政之術可弗慎乎天下名川三百而河江為大江無一夫之役塊土之費而自昔無患者得其性也河防之用歲以億萬計高厚如丘陵堅強如鑄金然而決溢時報其未決者惴惴然不能以一日為安失其性也夫水有東傾就下之性順之則行逆之則決得其性者雖無隄防之備水行而不為患失其性雖隄防隆固水決而不可遏天下之性猶水也法令之禁猶隄防也知江河之性知為政之術矣

監司論

記言三王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官載成周之法小行人以五物書邦國之事而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監統刺舉之術三王四代之所用也夫四海之內九服諸侯地方五千里錫土數千國大者制一州之廣小者亦五人餘里近則王圻之外遠則荒忽之表逆順敬慢能否淑慝何所不有王者有所弗知而誅賞廢置之政弗加焉則紀綱法度將

遂凌遲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雖盛世監統刺舉之術不敢忽也漢制侯守襍治則丞相遣吏分部按刺唐悉天下為郡縣則十道置使巡省觀察此皆廣覽遠馭防姦杜微憲章先王圖久安長治之業者也跡前世制置施設之方雖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時適變各有攸趣要之皆刺惡舉善錄功記過察微伺姦陳利明害領畧維綱振舉法度而已未嘗與邦國之事奪守令之治繁苛細碎牽制肘腋使賢才不得為而則功以廢也今州郡有觀察鈐轄之名而無監統刺舉之實監統刺舉之實一切委之憲漕兩司兩司之任總一路而監統刺舉之由郡守而達名位雖異於商周漢唐而職守則三監行人刺史巡察之使而已其可缺乎誠使監統使舉如三監行人刺史巡察之官不為苛細不為郡邑之事而奪其治則所以幸天下者甚厚夫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如仲山氏者常少柔弱之地苟在所茹而事見侵奪剛強之徒雖有罪惡畏而吐之不敢

繩糾是曾無補於天下而適所以擾之也朝廷尊其位命厚其祿秩宗其車服重其權寄期有以補於世非期擾之也然事行而與朝廷之意異者豈制置之術有以使之歟抑選任之官未得其人歟亦在所宜察也

朋黨論

昔之言朋黨者多矣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則是小人然後有黨也孔子曰吾黨子直者則是君子亦有之蓋黨類也人之德志萬殊要其大致兩端而已不出於

義則出於不義出於義則義者之類君子之黨也出於不義則不義者之類小人之黨也君子有黨而無比故無適無莫惟義之從而不害物小人有黨則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惡直醜正是故正邪不可並進而朋黨在所察也雖然膏壤不能無稂莠山林不能無樗櫟治世不能無姦儉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無稂莠之害明堂路寢之材杞梓無樗櫟之禡光明盛大之世君子無黨朋之患何則良農早便而不使滋蔓大匠精

別而不使叅錯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嘗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堯識其是非而小人之數不售管蔡嘗比霍叔而謗周公矣成王悟其姦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嘗與燕蓋桑羊為朋而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狀而妖佞自息惟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扶世隙之私立黨相軋文宗聽之不明擇之不審斷之不果執之不固而使德裕進則去宗閔之所善宗閔用則去德裕之所進四十年間為縉紳憂觀文宗叱宗閔之辨揚虞卿拒藜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否之所歸卒使二人更為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少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單辭却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營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為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  
斷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為也小人能有朋黨而已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



予奪之權不為小人竊取以援已之類而去異已者則朋黨無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義相與猶小人以私愛相暱跡似而情不同禹稷臯陶相先以官蕭何曹叅相許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孫房喬決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跡似為黨者也小人欲售其姦者必託君子之事以熒惑世主君子進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進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間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便雖微然察之則得以文宗之不睿猶足以知宗閔

深巧之情而况明哲之君乎是以主貴察之明既明矣貴擇之審既審矣貴斷之果既果以貴執之固明則君子小人辨矣審則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則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則用者必終而去者不復取矣四者備而進退予奪之權不見竊於小人矣下之為黨者雖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齊赴急如朱家之與季布死交如齊楚趙魏之四豪慕義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將彫落潰散而無所聚其類又况俯仰聲勢趨競錐刀佻巧輕脆

之人又安得膠漆之約金石之信堅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勢而為國患哉人主務明察以謹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黨消矣

養士論

天下道術不明文章誕漫工行彫薄人材無取議者必曰庠序未興師儒未立教養未善謂州郡雖有學校文具者多講教者少學校雖有師儒時聚時散例無久計教養之具不敷經術而先聲偶近歲京師廣大學設祭

酒司業博士總閱分授聚而講肄仰食縣官者以千數通國大都特建教官專領學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之經置諭說分徒傳授去聲偶之小技專經術之本業議者之說所欲興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釐革者悉芟夷之矣行之幾二十年亦可謂久矣宜乎道術隆顯文章溫雅士行修潔人材衆多曳裾春官應書郡邑者以千萬計士不為少矣然識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者乎見義明用心剛不畏禍患不淫利慾有如何蕃者

乎繙經論議則採掇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為繆悠文章誕恠而無紀輕浮蕩佚儉巧汙下之行為之無媿事佻薄為俊邁指禮法為迂踈流風既彫凋德甚鮮故浮淺之弊未異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哀世之士門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為萬乘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

二十年而不得郭秦何蕃之比者何武往年胡瑗待講之居吳興吳逕遺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疊人心張設綱紀皆衡輩之勢韋布之人講修夷等之中偃息鄉閭之內徒以行義高潔學術該徧取重於士類見知於公侯故卑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摠衣匍匐函丈至於千里之外羸糧裹粟雲集麇至一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為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

沮不齒諸生之列咸自知咎無或敢怨約束條教後來  
資之以為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隱然為國名臣者多矣  
今以殊科俊人任舉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權典  
學聚徒分經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離散多者百餘人  
少者數十人而已修潔之士不盡趨向預籍之人類多  
悠悠緩而偃足而違教急則謹操而不遜訓導不行綱  
紀頹弛而人材無益者何哉其弊蓋亦有所在矣昔孟  
子有言中心悅而誠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  
學如顏淵學之不能罷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迂辨如子  
貢譽之不知已文如子夏辭有不能措故者道尊而教  
行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講吳遺逸之風猷雖未可以比  
隆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絕倫類亦有以使人  
中心悅而誠服者故為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  
禮之者故令行禁之而教訓有輔令誠得天下之士為  
祭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

相為表禮殆可以阜天下之弊唐制國子監尚書省補  
祭酒統之郡縣之學官長補長史主之制置之方似為  
近者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

宋華

鎮其撰

論七首

制舉論

世之言馬者有三曰駑馬曰良馬曰駿馬皮緩而骨疎  
少筋而多肉左之則右前之則後雖有良樂不能以進退  
者駑馬也服鞞衡順銜轡履規中矩焉和有節不窮其  
力無有奔敗者良馬也朝刷燕薊夕飲南海追風逐影

絕塵弭蹶過都歷塊飛蹄疾驚鴻者駿馬也駕馬之材  
可以為脯為醢用以以養人非人之所養不足論也良  
馬之材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步驟馳騁  
窮之則乏矣亦不足以盡致遠之利盡致遠之利者惟  
駿馬能之然馬之駿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駿馬者視其  
所視而畧其所不視至於牡而驪者謂之牝而黃驪黃  
牝牡物色之易見者也視馬而有所不見則其所視者  
微矣不在乎物色之間矣鞴轡之下銜轡之間進退規  
矩之中寫和節奏之內求天下之馬天下之馬遠矣士  
之材甚有似於馬也人主知馬之說則能知士之材矣  
知求馬之道則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專曲而自用權  
鈍不足以赴幾會疲懦不足以濟功業與物則迂遇事  
則廢者駕馬之材也有為之世如駕馬者無所用之智  
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見所察學術道有於古事業有濟  
於今陳力就列職無曠敗者良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  
而不可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應變幹大事谷大

議深謀遠慮宏辭碩論出象意之表定利害之幾聞其言者心開目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觀其成者心悅誠服如入宗廟而見衆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後能也非常之人或不習常人之業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器亦猶天下之馬不馴於車下良馬之材不足以格驂騮人主不可不知也制舉之科自漢設之至於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論議施設之是非為中否而先以隱僻疑似之題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以記

憶之多少進退之應詔者雖無深謀切議高才碩德僥倖六題識其四五則獲奉大對矣智如晁錯直如劉蕡純粹宏達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論目之所在則遂從報罷不得摠發所蘊獻達於上矣所取之法與所求之意何相戾歟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術貫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辭令溫厚爾雅者道之末也竒謀偉畧經濟世務者能之大也博記隱僻問無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呂成湯武之業書傳不稱其強記博文禰正

平一覽無遺筆不停綴而智不足以自保設制舉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記隱僻博記隱僻者謂必能道濟天下與失制舉之設務求博記隱僻之人而不必非常之士則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誠恐所取之法未稱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舉闈試雖與進士殊要其實則殆相似爾

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綱紀不振惟鬼神之事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躬桑為衣力耕為食乘時分私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返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主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權也一曰尊天事鬼神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聖  
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溺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  
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  
侯躬耕籍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為祭服  
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  
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况天地社稷山川鬼  
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時是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  
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雨民氣和樂  
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  
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  
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  
有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  
置社今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  
甲令嚴矣大社壇壝牲牲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  
以交神明之道固無愧於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

壇墀所在垣牆不周扃鐫不設平日則登踐穢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誼汙褻慢瀆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為禍灾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為沴貧食不阜入羅扎瘵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不備者弗可弗思也

教化論 闕

法禁論

管敬仲鏤筮朱紘塞門反坫功被天下而不免為小器臧文仲居蔡山築藻稅位列大夫而不得為智人晉侯金奏三夏穆叔不敢拜季氏庭舞八佾仲尼謂孰不可忍古之人敬慎名器其重如此何哉蓋治亂之幾常生於細微細微者衆人之所忽及其著也聖哲之才不能圖救故智者慎重於未然之前不悔于既著之後此所

以常治而不亂昧者慮不及此細微之失不可近患則忽之故欲治而不獲名器者事物之細微者也一得一失固無益損於目前及其流也未嘗不效於異日此所謂治亂之幾不可不知也夫貴有常尊踐有等威名義位分人道之記也賤者畏其義而不亂名則貴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則尊者立尊卑貴賤各安其理而無僭擬陵犯之意此之謂平治反是則為亂矣先王所以等尊卑畢貴賤表章名義藩飾位分者宮室車服禮樂制度而已故聲名文物細微之間下人不得僭擬上人不以假人綱紀或弛侈心一啟則蔓不可禦故古之人重之周道衰諸侯尚攻戰而重兵食秦人任私智而謹法令出納當否會計疎密聽審詳簡斷決輕重利害止於目前損益不過財獄者當世所先務朝廷所慎重者也至於經紀人倫維制上下安危治亂之所繫者則恬不以為意故期會簿書斷獄聽重之政重而聲名文物節制分守之道輕矣於是僭竊不禁侈靡無藝而

風俗大壞其弊也小則費財大則陵奪漢興頽風弊俗皆在而上不知變故庶人之賤而田宅服食有等於封君徹侯者儻亦甚矣人臣玉食洪範猶曰害家克國毗隸為之其害可勝言耶法禁不立而下無所畏守故雖孝文恭儉至於衣弋絺履草舄而天下土木被文繡倡優為后飾自若也又况武宣明章之君自為靡麗乎故五侯恣肆田實侈大至於莽卓卒弄神器蹟其俗習名義素輕位分素玩而不以僭竊為事故也有唐經制之術無異於漢上奢下僭競為淫侈則又過之厥後祿山亂華朱泚犯闕易如反掌曾不旋顧豈惟凶悍之悍所固然哉亦紀綱縱弛侈心素控馴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後之所輕後之所先古之所後其術亦相遠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圖楚越西向秦關者不可以及齊魯所由異道則所適異歸也後世舍先王之法而冀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異居室華器皿美飲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幾飾珠玉出於誇大美好而犯

分陵制者多矣故能少多意於此而不獨以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為事則漢唐之患消未於善先王之效見於  
不日非惟變革侈靡還之淳厚愛惜財用趨於富足而  
已可不講歟

役法論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  
聞者以差役為善守後議者以免役為得紛紜兩可利  
害相半未知所從適夫用民利以辦國事重輕可施而

歲月更代則差之未為不義古者府史胥徒不役不民  
庶人在官代耕有祿則免之未為非是曩時役力不取  
其才上有踈數不均之弊下有破家失業之害朝廷患  
之故議免役則差之者未為良法近歲斂財不役其力  
復苦重輕失稱不之絳錢家業蕩折人民徙死朝廷悲  
之故復差役則免之者又非善計雖然方免役時下民  
有思差之為善者及差役矣又有思免之為便者何哉  
蓋利害相半而互有得失也以差役為盡善則今無差

役之議矣以為盡非則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則弊均有所善故草之則思惟所善不勝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為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雖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則人情之所安法之利於人者也利於人者如是則害於人者必異於是爾以其所利推其利害因所利而充之見所害而草之則經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見矣差之為善則以差為法免之為善則以免為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廢則錄長遺短捨害取利相輔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於私而無缺於公則役法之美實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為姦强者幸免弱者數及野人市賈不達官府之事失陷迷謬資倍備償不肖子弟一當役事放蕩驕佚糜費財賄募人承代私約無藝須求百出故當年不以為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財力貧物產多而緡錢少者一人從役事

未乏人而家無驟費過則休息募人者布帛絲麻米粟  
百物凡適於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責其緡錢人丁無  
用而家有驟費多者數十萬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  
須所須非所有且歲歲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  
為善者也免役之弊皆曰物產利薄增價虛估見緡息  
厚計數實筭農田本業竭無贏餘商販末流多寡不盡  
廬舍宅居與卽肆同計什物供用與貨財並數厚薄不  
實輕重舛迤役用之外更謀寬剩百物不用必收見緡  
布帛米粟賤貨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為便然民  
有財力富而人丁少物產寡而緡錢多者歲輸之數未  
稱其實一夫從政家則乏人廢事失財甚於課役雖容  
募人資給之費或多於舊一旦役之下無省財之利而  
有乏人之患故差役既復而有思免之為便者此二端  
之大畧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為害晦而遲照不  
可復救免役之治其弊在上故為害顯而速然可以更  
張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為姦可禦也若資倍備償靡

費財賄非上之所能制故曰不可復救去物產之虛估  
詳商販之實數却肆財貨平計其直廬舍什物不以為  
筭役用趣足無求寬剩布帛絲麻米粟緡錢凡適用者  
皆得輸納則二端之害既去而利兼得矣故曰可以更  
張由是言之力役之法其良亦有所在矣惟上之人慎  
思焉

財用論 闕

兵論 闕

邊事論 闕

禦戎論

戎狄信義象寡伎能器械非中國比昔人論之詳矣漢  
興以來屈義禮之邦下荒陋之俗俯盛大之勢接微弱  
之國蓄精銳之才縱疎懦之敵堰犀利之器避器窳之  
鋒與之交聘結驩抗禮通好資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  
息戰代安邊境銷甲兵全生齒以厚中國不結識驩通  
好資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則邊境



之備兵屯之衆可去矣如邊境之備未易輕撤兵屯之衆不可或去則是未能保之也萬有一違約棄好將引弓之民臨疆場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責之以信誓所能禦矣必興師動衆折馘執俘決勝負而後解者然則亦何為而屈威靈費金帛以交無厭之敵乎絕好解約去賂遺之利不過侵犯邊境而已未必能長驅深入為腹心之憂也無事則修備以待不虞有警則興師以禦侵軟彼小入則無獲大入則不能其費與結好通賂之日

或未有加也且兵戰之勢無必勝亦無不勝視方略何如耳豈戎狄有必勝之兵而中國無必勝之戰哉何憚而不與之較乎守賂遺之議而重絕其好者不過以秦始漢武之兵為戒然秦始漢武之兵惡得謂之禦戎哉彼將盡滅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國多事民擾而無聊以至於亂若侵軼則禦之以兵守境則置而弗問慕義則接之以禮竄伏則棄而勿追計義則威靈無屈論事則金帛不費此堯舜三代之長策也何秦始漢武之患哉

夫深征遠戎不若和親屈威費財不若驅逐故嚴尤謂秦不如漢不漢如周三代禦戎無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為中策則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者然後得以為上矣故揚子雲亦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西方次也然聖人為可求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心來為德在我其來在彼干戈不動而遠人咸慕固為上矣而不可以為常舜之命皋陶曰蚩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賊姦宄治之以刑蠻夷猾夏禦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蠻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為常而以禦之為常也猾夏然後禦之與秦漢之兵異以此舜之所用也後世何疑於彼和親之計可暫而不可久若大業初造中國未緝兵力罷於戡定財用急於內務摧以應變用之可也故婁敬效竒於高祖太宗定計於汴橋全盛隆平之日尚惡足守於

事業論

列星辰運日月分陰陽用寒暑節序四時變化消息絳  
絡冒被達於無外者天之職也荒忽幽遐雨暘舒慘有  
不違其序則生覆之道未能無憾結山嶽融河海孕五  
材毓九穀吐納萬寶維持絃野博厚廣大契於圓靈者  
地之職也支流拳石肖翹喘蠕有不得其性則刑載之  
道是為有缺故動則行健而靜則無彊成所以謹其職  
自然之道也萃聰明之純懿應顯休之靈寵幽契歷教  
明參圖籙富奄海宇尊臨黎獻者豈徒駢百善罄衆矣  
私一人以為逸豫哉亦必有以參貳上下寵綏元元夫  
百工致巧則繩墨無遺美商賈善貨則市廛無佚利農  
夫愛日則田野無汙萊列士效智則庶官無曠廢恪守  
守廟則謹都邑之事敬保社稷則善四境之治大小雖  
殊各修其職而底其業故能飛聲騰實俯仰無媿帝王  
合德天地配功三五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  
人以為已憂豈循常守故牽制誦習而局促乎委瑣齷  
齷之事哉必有以經緯天地彌綸六合柔遠能邇仁民

愛物傍洋周浹達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已故黃  
帝七十戰以靜蚩尤之亂神禹十三載以平洪水之患  
成湯十一征以濟王業武王再出師以順天命此聖人  
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跡所及東漸于海西  
被流沙朔南二方聲教咸暨唐虞之際昏墊既遠蕃殖  
滋茂海岱之壤列為青營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書  
曰肇十有二州記其始也此中國土宇衣冠之俗襟帶  
之民正朔所行聲教攸善三五帝王萬世之所守不可

失者也故湯有天下仲虺稱之曰纘禹舊服成王即政  
周公訓之曰陟禹之跡至於幽王失道四夷交侵中國  
微弱不能修城王之業殫理天下以奉禹公故信南山  
詩作而刺之昔人傳禹之跡久矣守禹之跡重矣今流  
沙之東賀蘭靈武幽薊之地盧龍范陽狡黠擅制倚為  
巢穴驅除攘逐帝王之事業今日之先務也其可後乎  
議者往往置之度外以為不足經營視兩地之土宇人  
民如陽關以西大漠以北是亦未嘗少思舜禹之功業

商周之訓誥與幽王之所失南山之所刺也彼果可置  
 之而弗議則祖宗無親駕之勞矣使建龍開寶間三川  
 不征五嶺無討晉陽奉土江表獻圖內地不分于割據  
 兵力不勞于戡定天下無事財充賦溢如今日之盛二  
 方酋長不消聲于蹟北則梟首於豪街久矣豈容偷生  
 假息於封域之內哉寬聲罪之誅後境土之畧詳明內  
 治不事開拓息兵偃武阜財愛民以安中國以幸天下  
 固可謂忠厚之至矣恐非所以承祖宗之意致帝王  
 之美也執事者宜若少加意焉

言論 闕

易論

按鎮上蔡左右丞書自言著六經論六篇  
 今僅存易論書論禮樂禮三篇又樂論二  
 篇餘皆散佚

身有

道有汙隆時有治亂業有存亡功有成敗勢有強弱事  
 有利害德有善否行有是非物有得喪民有從違名有  
 榮辱有身安危此數者吉凶之類也不動則德不崇業  
 不廣動而吉凶隨言君子不以凶而廢動務善以動以

之吉也夫時變無常情偽萬狀芻豢輕於富足藜藿美於飢人則豐約之情異也畏日流金而狐白見遺初寒凝海而紵絮在御則寒暑之適差也見吉凶之幾成天下之務者無他通照時變曲盡物情而已矣苟得其情雖大必舉失其時會雖小不行古之人禪神而器弗亂草天命而弗危放君上而不失其忠誅兄弟而不失其聖者得也交朋友而弗與撫妻子而弗順則招憂動則招辱而四體不能保者失也得者動而之吉失者動而之凶吉凶者失得之效也有以見天下之至賤則事物之宜無失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會通之理可逢惟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此聖人之獨智也古之智人不以獨智自私而與天下同患雖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聖人必使言立而意達物得而道傳是故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變通以盡其利鼓舞以盡其神而易之道興矣易之所謂吉者適時之變者也易之所謂凶者逆忤之情者也易之所謂悔吝

者覺未著而可圖者也易之所謂无咎者辨之早而不  
 遂於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時消息則無所不順於時  
 物動則之吉而凶悔吝斯遠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靜起居罔與道違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順之至者天且助之而况於人乎所謂得而吉之  
 者順而已矣夫剛柔之材生於氣屈伸之變制於數物  
 志雖深不出衆載之外幾務雖微不違進退之節有天  
 地然後有六物有六物然後有萬類天地者六物之父  
 母也六物者萬類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  
 象之天地之蘊五行之奧道德之性命之理皆囊括而  
 包舉矣則萬類之宜無所隱其情數始於一成於五合  
 於十天地之數萬物之命九六之數天地之成也命五  
 十以致用參天兩地而倚之鬼神幽變化之妙無形  
 之所形無情之所成者可逆數而坐致也則會變之理  
 無所晦其造是故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作而象數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至乎商之末世盛衰屢更時變既極情偽多而聖人之憂患深矣於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觸而長之以極天下之能事是故道顯而有傳德神而不測酬酢萬變曲臻其極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易道之成也

書論

易繫辭言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自庖犧氏至堯舜止矣夏商周不與焉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蓋聖人制作王帝之法度自伏羲氏以來歷神農更黃帝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堯舜氏則成矣後世雖有聖人亦無以加焉夏后氏以來通世之變趣時之宜利則因之弊損則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質濟質以文文弊尚忠循環無窮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變



帝王事業萬世之理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書也將以載帝王之道達之於後世者也故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夫六事設而天下之物舉三統備而百世之變盡唐虞之時羲和奉天司空平平后稷足食契敷五教皋陶典刑以糾慝龍作納言以防姦文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垂善百工而虞諧上下親親以及物修身以平天下有德者進有罪者誅黜陟不違而幽明無僭足以亮天工熙庶績帝王之法可謂成矣禹湯周公本之內敦忠質之尚美其外致文采之飾忠質用而誠素之德形矣文采明而表著之道盡矣世態之異又安能外於此哉是故聖人基典謨淵源負範掇英華於訓誥挹誓命之清流片善寸長罔有遺逸昔周平王失宗周之業依晉鄭而東遷扼險河洛之間下等列國故忝離之詩參邶鄘之列帝王哀微莫甚於此而文侯之命在焉伯禽魯公列國之位也繕甲冑完城壁庠糗糧禁越逸諸侯之事非善之大者而費誓在焉秦穆哀世之諸侯

五霸之微每悔過自咎未為純德而秦誓在焉盛時之  
嘉謨聖王之典訓盡矣季世之君有可觀者斯取之帝  
王之言朝廷之事殫矣下國諸侯可觀者斯取之明  
昌之時邦君之美望矣哀亂之際強霸之主苟有志於  
善者雖微而不棄由是觀之前聖後聖德義事亂有在  
於帝王之道者寧復有子遺者哉故足以為萬世之寶  
訓揚子曰仲尼多愛愛義也愚於定書見雄之言為不  
誣矣

詩論

闕

春秋論

闕

禮樂論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  
禮樂不與刑罰不中唐虞之君與三代之盛王所以涵  
養生靈陶冶善俗德與天地並氣與陰陽和風俗渾然  
躋於仁壽刑罰措而拂用者禮樂教化之功也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語曰子在齊問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夫周禮周公所資以致太平者也制作之道備矣故宣子見而美之然魯秉周禮而國不加治非特不加治而魯之削也涿甚韶樂者后夔所作以來鳳鳥者也其感物之意微矣故孔子悅而稱之齊有韶樂而人不及和非特不及和而齊之亂也涿甚禮樂之術未更而功用不效者何也豈昔人之治有他術以致之而禮樂不興耶抑後之用禮樂者非昔之周禮樂者耶聖人之言天地也天地妄乎不妄觀今昔之事有不合於聖人之言者當深探其本而謹司其歸極其言於無所貳而後已不可或疑也禮樂之說試粗言之夫養天下者無以異於養口體口體之養莫美於芻黍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氣血流榮膚草充實疾疢不作而體日以肥矣若五府動於內六邪感其外二氣舛迤而嗜好失常者雖食以芻黍稻粱方且惡之而弗嗜豈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軀哉此非芻黍稻粱之不美也則病亂之而失其性也禮樂之術其養天下

之芻豢稻粱歟聖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財民有安富休佚之樂而無勞苦凍餒之患知利害榮辱之所在而訓導易從法令難犯故禮制而上下安治樂行而風俗移風彼齊魯二邦上失其政下無常產重役以勤其力厚歛以竭其財貧者困於飢寒而救死不贍富者溺於僭侈而殉慾無紀外物迫切而善性凋喪正猶病者之失其常嗜矣雖以示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聲容利不濟於所乏物不勝於所美適如蚊虻鶴雀之過其前曾不為之瞬目留聽少介其胷次又奚足以啟迪聰明感移志氣草淫僻而起德善哉是無異於養病者以芻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禮無益於魯虞氏之樂不效於齊俾兩國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則人知為善而樂馴其教禮樂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不賢仲尼之聖然後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弗形乎文物善美之德無見於聖容禮樂之教不足以鼓舞天下則宣子無在魯之辭仲尼無三月之感矣是知膏粱無補

於疾疾禮樂不效於亂邦庶政具修百度咸理然後可  
以達禮樂而要太平之功矣

樂論上

樂者何聲容之道也昔之言聲之道者微矣管乎人情  
而通乎志氣物來而心感之則喜怒哀樂之情必發  
於聲而動於容聲有文采容有節奏則剛柔緩急之變  
斯格其心而移其氣故達其微者可以觀政而通其用  
者可以變易風俗夫太猛者徧於剛太寬皆徧於剛柔  
勝則和不足而多怒柔勝則強不足而多懼此哀思憤  
怨慢易流蕩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  
慎而君子之政貴和細甚者弗堪思深者憂遠流僻邪  
散則離正促數噍殺則失中此和平條暢之美所由喪  
而憂思淫亂之心起矣故聲容之形必出乎道而樂文  
之美不可以為偽古之聖人發育以德肅斂以威厚之  
以仁制之以義陰陽相成而剛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  
不密強而不怒和而不懼故其政和其音安以樂而樂

之實無疵癘為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叙合四時本之情  
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五物之和道四氣之正使之  
莊而不哀安而可樂謹節而無犯敦本而不流廣不容  
姦狹不思欲故足以感動善心滌蕩邪氣而樂之文無  
憇滯矣故惟聖人為能作樂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此六  
七君子皆以聖人之德據宗高之勢者也其政平其公  
茂其道廣其制明充樂之實而致美也知樂之情而致  
微也制樂之文而致精也故六代之作其身足樂而不  
流其文足論而不息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動天地感鬼  
神諧鳥獸格異物夫孔子之時有虞氏之不為政久矣  
然猶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况以甚盛之德韶於  
變之世極制作之美因后夔之賢而鼓舞之則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此聖人之  
所取也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湯武之業將有慚德於前聖乎何聖人之不廢也  
蓋樂者象成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時變不同則所

成斯異故黃帝以道堯舜以德禹以功商周以之天下之美莫全於道天下之善莫美於道德散而尊事功征誅之權事功之極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道德以本之事功以濟之權變以通之皆帝王之時應時而造者也聖人何所取去哉嗚呼陰陽之道未息則四時之正氣常生矣柔剛之材未毀則五物之和聲常鳴矣仁義之性未滅則和平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以和聲合五音之中稟四氣之正雖六代之聲容不傳於今而黃帝堯舜之制作可圖也

樂論下

夫作樂者何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聲本四氣之和因八物之音以歌詠祖宗之功德而告於神明動化天下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創業垂統經世濟民不出於道德則出於事功雖揖遜征誅異世殊事逆取順守若天與人莫不本於仁義稽之道德故雲

咸英莖章韶濩武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蕩滌流淫召集移粹移風易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末世遺聲其感人也猶若此之盛方重華在上后夔典之則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由是言之帝王之道本以之禮樂輔之以刑政而已矣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百吏之職非所

務也後世置禮樂為虛器藏在有司社郊之間宗廟之事時出而用之下民未嘗預聞也自朝廷達于郡邑日所由以為治者期會簿書斷訟聽訟而已故有司不能誦其數君子不能達其義而况於下民乎况於庶物乎因謂禮樂不足以致治風俗不可以移易誣矣國家享天休命神聖相繼百三十餘載天下乂安繼周之後未有若此之盛非漢唐之比也然百年之間大樂未作和峴之器尚失之高胡瑗之徒曼不可用至主上踐祚而



明聖之事始克有就祖武宗文神謨聖烈揄揚顯暢與  
休聲和氣洋溢乎乾坤之內明白乎日月之下可謂盛  
矣若草近世之弊踵三五之事頌之郡邑達之蠻序以  
先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不特藏之太常則和神人舞百  
獸庶幾復見于今日非直移風易俗而已昔在黃帝命  
伶倫吹嶰竹之管協鳳凰之鳴而造律呂於是蕢摶上  
鼓廢矣後世作者必稽焉然聲隱於微器久則敝聖人  
惡其敝而微者不可得而察也故寓之以法度因其積  
以為數因其容以為量因其長以為度因其實以重輕  
重六物者相為表裏一物亡缺可因所存而補也六物  
皆亡可推聲數而造也故聖人在上則推厯生律後世  
祖述則推律生厯上黨之黍卽戰之鐸先儒之所用也  
雖然仲容譏荀氏而契周尺文叔吹斷竹而調啞鐘聲  
數之法周隋之所傳荀氏之所用也何獨不然若是則  
卽卽之鋒未可以得土中之器上黨之黍未可以定一  
籥之律益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用先王之成

法求天地之鐘聲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然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非獨易象為然必有夔曠然後聲器可得而定矣夔曠之用蓋亦不違於積乘也夫魏晉之際而有仲容貞觀之初而有文叔五代亂離學者彫喪王朴之術尚或有成天下浩浩熙洽百年燕知夔曠之不世出哉亦求之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宋 華 鎮 撰

論

渾天論

漢興言天體者三家宣夜雅無師說其狀靡考自洛下閎營渾天而妄人度其數壽昌儀其象則周髀之術遂寢不用至于今千百歲矣其間通達精博之士作必稽焉未有能外之者是其術果得天之體而不可以外歟

抑亦後人之智皆出其下而未足以窺其缺歟請試論  
之言渾天者必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則渾  
天儀也今考之于書而有之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日月五星謂之七政然其制不傳當是時舜  
相堯攝其事因堯之器而察用之不言舜之作也則璣  
衡之法尚矣而經傳無述夏商之際亦未有聞焉至于  
成周建六官典三事而地官大使徒有土圭測景以求  
地中春官太史職挹天時以從大師馮相氏掌星辰以  
會天位致日月以辨時叙保章氏志變動以察吉凶辨  
封域以觀妖祥夫土圭之所測必有度数太史之所挹  
必有儀式馮相之所掌致必有常次保之所辨觀必有  
名物由是言之舜之璿璣玉衡理亦當然為渾天者言  
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平天中平  
之上下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而強南北有極北極出  
于上三十有六度南極没于下亦如之北極之南五十  
有五度而當嵩高之上嵩高天地之中也北至之日去

極六十有七度二分之日去極九十有一度南至之日  
去極一百一十有五度天道西轉日月五星東行一晦  
一明天行一周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用以度天體辨星位定辰次考七政之進退而其知躔  
離盈縮謂璣衡之法若此故漢世為璣以象天為衡以  
望之謂之渾天儀宋在江表錢樂之製八尺之衡于元  
嘉唐有天下淳風造三重之儀于貞觀至明皇時浮屠  
一行與梁令瓚始作經緯四環赤黃白三道設櫃象地  
歲機于中引水轉輪遲速成序模象詳簡機思精粗雖  
或殊遂至于度数星次則同歸一致雖然言璣衡者謂  
璿亦玉也聖人貴天象故皆以玉為之或云美珠為璿  
至陰生珠至陽生玉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用陰陽之精  
也用其精以察其象制作之意理或當然以珠為璣則  
漢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器謂渭然足以齊七政  
可也加直以為璣衡而未之敢聞鄭氏言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穎寸陽城謂夏之景尺有五寸則南戴日

下為萬五千里日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內半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之景三寸開元測之復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陸回折止于九千里則三萬里之說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之星則見鐵勒之地極高五十度則二極出沒三十六度之三脫矣故議者疑為以謂古之人步圭景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重歷數將以恭授人時欽若天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則無以正圭景渾蓋不察則無以定歷數圭景不正歷數未定而能能欽若天象恭授人時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者未之有也通天地人一氣也一氣相應如桴鼓影響陰陽不調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癘疫天於失性人物不和乖氣上達陰陽感之則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氣繫于政事陰陽之變應于人物聖人謹察其變所以驗

人物之和否而知政事之得失也陰陽消長而變化成  
五行送用而萬物生日月者陰陽之精也五星者五行  
之榮也二十八星經其體而七政緯之以致用日月進  
退有時五星躔離有度遲為不足疾為有餘盈縮疾徐  
皆其變也不知其常無以知其變考其常者舍度数何  
哉天道繇邈非耳目之所及思慮之所盡渾蓋是非辰  
次周徃未易輕議亦考之于經驗之以事而已考之于  
經而無違驗之以事而不濇則不刊之良法利用之善

器也書曰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則度数有定矣斗以時移昏建月辰則天行可知矣四  
星佚南皆以昏見則日行知可矣朔不東見晦不西明  
則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後景日以北冬至之後景日以  
南則三道可知矣此渾天之說合於經而驗於事者也  
合於經則不妄驗於事則有功聖人之作要人有功而  
已矣夫憑虛而望無蔽于前則天體四垂與地相際空  
中物近高而遠卑者自然之勢也十里百里千里萬里

皆然而地易則差故近北則極漸高近南則見未識之  
星不識日月星辰果依天而行耶抑亦自運于空中而  
無所附綴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善言天者謂無所  
至極如蓋如邛悉非確論雖然天體之大不可測知日  
月星辰四遊升降則不出于三百五十五度之內經渾  
天者據中國之土中極目力之所至蓋占驗之所用以  
為法故北極在三十六度極南于于地中因南北以瞻  
四維故渾儀之狀如鳥卵矣後世據朔南之偏方用土  
中之定法執運動之大體求不測之儀形因天體之差  
殊忘日星之不忒乃以渾蓋一貫善否不分何不通之  
甚耶蓋天者謂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遶行遠之  
交州去洛九十里近于鐵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北  
而夜不見于鐵勒之南則是日月星辰出沒于地之上  
下非遠天旁行明矣此渾蓋之尤辨者也孔子沒後之  
儒者精極象數通天人之蘊者揚子一人而已矣或問  
渾天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像之

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又曰蓋哉蓋哉應難未舉也渾天之術其殆密乎哉又云通天地人一氣也天氣不和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札瘥天闕失性人氣不和憤怒愁怨陰陽感之則日月錯之星辰離次故聖人善政事以和人物燮陰陽以弭災變觀天道之順否以察人事之得失故聖人重昔在有虞用堯之道在璣衡以齊七政所以正天文也成周之隆太史職之馮相保章分典其事制作法度不見于載籍漢世以來鴻碩之論範銅之儀有可言者蔡中郎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名而無說周髀有說其無驗近得其情可以施用者惟渾天為善後臺銅儀渾天之法也言渾天者謂天包地外地居其中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居地之上下者皆半其兩端北極出于上南極入于下自北徂南為度一百八十二有半而強北極之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嵩高天下之中也去極六十有七度夏至之日所行也九十有



一度二分之一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日之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運晦朔弦望進退離合序有常時時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見有數有度縮為不足盈為有餘遲速滿虛不失其故則陰陽和風雨時寒暑平化生序而黎民康寧百穀用成草木鳥獸莫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見政事之修矣故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故平子作靈憲以紀其狀蔡鄭王陸著義論以明其善宋元嘉中太史丞錢樂之鑄銅為儀至唐猶在其法衡長八尺璣圍二十五尺蓋為璣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轉機窺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極計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紀則渾天之說也職本羲和太史典之聖人在上百度修舉考齊七政合驗庶事究天人之際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豈不偉哉

列字天瑞論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諸翹月而生水日與燧未嘗生火

也而火自燃月與方諸未嘗生水也而水自達其所以映而逝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諸與日月之末光則雖有祝融玄冥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萬物其猶日月之于水乎火萬物于大道其猶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虛無之強名至無也故萬有由之以生至虛也故萬類由之以化生者似生爾而生生者未嘗生之化者自化爾而化化者未嘗化之如其物其生之物而化之則力有所不給而道熄矣雖然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由之以生而不可違生理盡則不得不死由之以化而不可已化道極則不得不生生也化也有數存焉而無能外之者也既已有生化之理矣果可以謂之無乎既已謂生化自爾矣果可以謂之有乎言無非道也言有非道也立乎有無之間者其去道之遠不可勝筭也故曰不生者疑獨直謂之獨則有所離矣本有無也亦有無有也孰為獨乎孰為不獨乎疑獨而已矣此大道之體也知大道之體生化之理則知流俗之所

好沉俗之所惡者適然而來其來也莫之禦適然而去其去也莫之止去來之間或徐或疾或久或近皆有制之者也我無增損也因其所遇亦直寄焉耳復何所去取于其間哉人事之大莫大于生死也猶將以為夜旦之常而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况其細者乎夫世之所以至性彫于人偽至真奪于外物放而不知返者蔽矣末流而喪其大原也掇拾榮華已去根本又况認其翦綵者不亦悲夫故是篇九明大道之體次述生化之理道體既明生化既形申之以達人之篤論資之以味者之疑義皆所以既其文而究其實也夫不生不化者大道也太極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也變而有質質到而三才列位者生化之見于大者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入生化之見于小者也夫逢生之運天地雖大不能不生會其化時蟲魚之微不能不化則生成之數孰逃之哉彼小大修短動殖氣識皆生之一物無好醜之辨也故榮啓期誦林類之言而不以貧富生死易其樂子貢

晏子達至人之論不以死為兩途彼昧乎順造之理而安于流傳之常者一有所遇則切切然認而之曰此我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澤喪山大壑亡舟而弗知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懷與不壞非我之所能知也寄乎天地之間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把國之人無故而憂之憂其憂者無故而曉之彼二子固已大失矣而長廬子又從而笑之夫天地之與人遠矣愚者猶槩乎胸次得喪予奪貴賤窮達之在人非天地之比

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幾希是皆未覩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達觀之士乘而流行無所抵滯槌也斯鈍也錐也斯銳化其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求時夜化其右臂以為彈則因以求鴟炙物無不可理無趣舍故丞之語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體以生者也今不得認而有之則天地之間是固無可有者知萬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而皆為之盜向氏認己而有之故踰鑿垣室探其所以及陷

于罪雖然彼已之分辨而公私殊途公私之名立而罪  
 富異效有公私者固出盜無公私者理亦未冥故天地  
 之德則不然公者自公而吾不知其為公私者者私而  
 吾不知其為私公私兩忘同乎冥一孰為盜耶孰為不  
 盜耶此道之極耶夫道存乎太極之上則生天生地行  
 乎開闢之後則無為而自然者屬之于天有為或而使  
 者屬之于人故莊生生九變之序曰先明乎天而道德  
 次之是篇明大道之體而謂之天瑞蓋道不可見言之  
 所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則大道得矣彼  
 孫叔敖三為令尹復三去之而憂喜之容不見于面者  
 此覺乎天瑞之理譬之去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  
 天下畏其賢百世高其風是乃人皆百歲而以彭祖為  
 壽也

聰明論

字衍刪去

字倒置名

水火和

網目雖象提綱則卑舉衣體非一攝領則咸會盛德之  
 美不帝網目衣體之多也難偏以具舉必有為之綱領

者提攝其大而象美不遺故善言者得以約其辭而不失其詳矣聰明德之綱領也冠域中之大妙萬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聰明惟聖明憲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蕩蕩乎難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堯舜言堯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又曰虞舜則微堯間之聰明而已非獨言堯舜者之為然不及三代之令君凡有見稱于書傳者莫不以聰明為首故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聰明誠聖人之德者試粗論之昔之所謂有德不失失已之性與物之理者也泊然無感則彼已兩寂而性理之美無成與虧感之則得失是非吉凶禍福擾擾萬緒交構並起而無所不有雖然攝是象有者兩端而已發乎情斯見乎聲形于物必麗于色彼已之用性理之真無能外乎聲音采色之間君子聽其聲不失其情視其色斯得其物以無喪我之存而虧物之成則盛德之事已天下之有聲有耳者之所同聽聲之情惟聰

者聞之天下之有色有目者之所同視色之物惟明者見之聞其聲而察其情者謂之聰見其色而識其物者謂之明故聰明者聖人德之盛者也是故冠九思之首列五事之終君子進德以成己莫不由是而入施德以接物莫不由是以出伊尹資之以訓太甲之不類孔子舉之以語顏淵之為人夫聰者聽之善耳之德也明者視之善目之德也耳目之官所以司視聽而致聰明之用以能窮彼己之情盡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為精腎者精之所舍而水之所藏者也其竅為耳故耳司聽而其用可以為聰火之在人其物為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竅在目故目司視而其用可以為明夫水火之德所以為精神而形耳目以達視聽之用致聰明之美者何也天地之至粹陰陽之本大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氣之陰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材之陰陽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性之陰陽也即散殊而定之則萬物之微莫不有

陰而有陽而況于三才乎然而非陰陽之至也即始判而言之則至陽為天至陰為地中氣為人數始于一一為奇奇者陽也其類属于天天一生水則水者天之至粹而陽之大本也一生二二為耦耦者陰也其類属于地地二生火則火者地至之粹而陰之大本也水火二物得天地之至粹為陰陽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陽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冬其音為呂其律為黃鐘皆陽類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

未未者二陰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夏其音為徵其律為林鍾皆陰類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聲之變惟宮與徵取之則息舍之則消雖與金木同為五材合為六府獨有氣而無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無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嗚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陽者熙得陰者凝天地陰陽者萬物之所入出而無能日外之意者也資天地之至粹散陰陽之大本以盡性理之實而窮彼已之真何所



往而不得哉

西漢論

按鎮上章待制書自言作西漢三國晉唐論六篇今僅存西漢三國唐三篇

昔有虞氏明哲自天行義高世致誠以服孝友誠至而頑嚚允諧潔修耕漁之地名聞天日之上歷試有績言用無爽進拔元凱翦夷凶人雲龍相憑濡澤四海二十有餘載然後天人並與而得其位夏后氏疏導九州荒度三壤建皇極以叙彛倫使形載不虧而生覆無息鱗游羽翥之類雕蹄交趾之倫皆受其賜功德樹矣加以

戮力在庭嗇用自牧都公相之地而無德色兼天下之善而不自有輔君澤民幾二十年然後當歷數而成王業契為司徒承堯事舜敬敷五教美成人倫以啓茅土傳十餘世至于成湯布德施仁誅暴極墜然後臣妾萬國光有大寶后稷思天下之有飢者如其自己服勤播種粒食生民公劉篤之匪居匪康務以厚下古公亶父忘皮幣犬馬珠玉土地之利事戎狄以全生齒王季因心為善服勞世業于天祿而篤其慶文王乘積累之緒

昭明德以濟鴻烈憂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漢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復受天命而成厥志王三四代神功聖德皆積年累世而後興何其艱哉漢高帝豐沛之地所陌之間耕芸樵採之人跌宕不羈之士也提挈一劍奮起徒步三載而滅暴秦建王國五載而平強楚成帝業德茂當世善美兼盡未若諧頑器遜萬國之盛也道濟四表澤流後世未若平水土叙九功之大也承祧繼統豐梁之緒業無天乙次

國之士西伯專征之勢世德流慶固結人心范氏以來至于太公無公劉篤勤亶父仁皇季歷保乂文王徽懿之美也蕭曹平勃之才未賢於伊呂之疇雲合響應之師不武於一心之士然而八年之內麾斥蕩滌天下大定英雄豪傑稽顙頓足北面請命奄有禹跡以傳子孫又何易邪蓋周道衰而天下亂幽王之後聖人不作折為十二合為六七三百有餘載狼奔虎逐鷹鷂四擊奮鉤鋸以攫噬決裂橫目之民淋漓披靡於瓜叻之上其

幸存者鷓鴣顛仆於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極承嫗  
撫之德不加而鞭笞甚力呻吟匍匐以從事而殘餘息  
殲矣項氏橫決鴻流烈熾炎火焚蕩玉石而獵四海燾  
載之內鞠為墟莽濯濯然無萌肆之意高帝為之條達  
天經緝續地維挈簞盞振裘裳飲食而衣被之使宇宙  
再造斯民復生炎剗之德於是為盛夫飢渴裸露之甚  
者則藜藿有餘甘而弊緼溫美又况飽芻豢而襲裘蜀  
戎彼弔民誅罪秋毫無犯約法三章屏除苛燒未多湯  
武而媿文王故謳歌懷歸天命允席卷雍塞朽拉趙魏  
平齊翦楚而九有敎寧矣昔孟軻氏之時去王者之迹  
未遠也戰國之暴非若秦項之甚也且曰事半古則  
功倍前烈又况百年之後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所  
以應眷顧而有天下也前史專以斬蛇聚星符瑞之言  
稱述受命偏矣

東漢論 闕

西晉論 闕

東晉論 闕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宋華鎮撰

論

三國論

小言可以喻大鏡象可以見形明目者果知道術之方則視所遇而得其蘊瓦甃糞壤之間惡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盜亦有道乎三國之雄乘昏投焚綠義飾詐借忠營私公攘而陰奪皆穿窬之類也觀其曉見時會

審識物形并脆避堅操強控隘都勝勢以圖帝王之時  
相軋以力相靡以謀抗衡數年無克為一卒昂峙之業  
者蓋亦所謂有道者也試粗論之漢末凶醜弄兵豪傑  
蜂起怙亂徵寵者壁壘相望鉦鼓之音相聞當是時曹  
公以一郡之資鷹揚虎視風號霆激而大者夷滅小者  
受事挾天子以令中夏盛矣曹公操作新書以指授諸  
將由之則有功違之則敗績雖司馬懿之才不能過也  
孫即殘破之日吳人微緒不絕如線仲謀招懷撫納輯  
睦士民披荆榛驅麋鹿而定社稷遂色楚越之地魏人  
嘗以百戰之師數十萬之衆輕車接舡水陸相輔因  
銳氣鼓餘勇順流乘勢而下而罷其境有飲馬長淵蹀  
血武昌之意吳之廷臣色沮氣奪不知策之所從出思  
毀基以委質而聽命者多矣權獨知先聲之不實後隙  
之可投奮然釋衆疑屏羣議挈偏師以授周瑜於是乎  
得雋於赤壁申威於曹公吳之基圖遂以磐固是當時  
通照情勢謀無異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

奮創成業以貽子孫者也蜀子先主殆哉不然曹氏嘗  
與論天下事揚摧郿雄之材汎言及備備臨食日失喪  
其其筋氣不足以敵曹公矣憑宗室之望據專城之勢  
數年與諸公周旋卒無一民之象尺地之富流離轉徙  
無所歸宿其才不足以擬仲謀矣至其西趨巴蜀舉梁  
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諸蠻之命而役其力與孫曹二  
公東面而折天下莫之能圉社稷既定師旅已和於是  
北窺閬輔東畧荆衡雖功用弗成有并吞神州混一文  
軌之氣與曩日竄身寓食之勢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  
雄耶非時有否泰智有昏明用有工拙勢有威約先愚  
而後賢昔怯而今則勇也蓋晚得天下之才以為輔耳  
使先主聞孔明而弗舉舉而弗用用而弗誠將其身之  
不保尚何蜀漢之有哉觀其忘勢屈身披露肝膽君臣  
之際有可言者雖湯武伊呂之相與弗是過也使天假  
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則魏吳之臣不及其君故操  
亡而魏微摧沒而吳不振武侯之才雄于先主故備死

而蜀自若亮死而禪不克守蓋臣主俱賢明良相輔則道濟四海格于皇天或主德弗競克任哲輔臣用雖微攀附大人上下相資亦克有就故曰不有人焉其能國乎蓋人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得於此則功業歸之此三國之所以立也

唐論

藥而眩眩劇於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眩眩廢藥而養疾知疾不可養而治疾者必資於藥也食而致疾因藥以

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藥能安之廢食而嗜藥知藥不可嗜而養身者必資於食曰世有戒眩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則愚夫愚婦知其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涇師之變而懲戒用兵姑息方鎮創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閤寺棄遠正人曾無異於畏藥而養病舍食而嗜藥者也德宗雖中智之主顧不賢於天下之愚夫愚婦哉碩恬然出於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遠於

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於遠照於顯不蔽於晦利之所在雖大必覩害之所倚雖微必知惟賢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慙懃反覆致論於大邑美錦者也德宗之智不與能於此則亦何以振隆祖武貽裕方來故貞元之際事失其敵後世雖有雄英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畧終不能剗夷宿弊收攬摧綱而復興王業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誅鋤天下翦落枝葉封殖本根殺不掉之勢奮陵夷之緒經國之達道也建中初承肅宗恭養之後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強藩悍將犯分陵制負固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微倖一切至於虛環衛以濟師剝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攘臂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師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為戒藩臣陸梁一切不問是戒眩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賈販



忠正當德字

所職以射利乏國家之事貽君親之憂誅夷之罪人也  
白志正德當宗經營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  
備軍籍淫師為變成畏匿而不得使倉卒之際六軍無  
人賴官官竇文場以左右扈從冒犯艱阻僅免於難是  
豈用士之過哉選任之術乖也不知慎簡忠賢得人而  
後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禍難既夷因同謂士不可任舉  
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梁肉之味而嗜  
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王所以底貞觀之平

紹周漢之盛者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  
產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  
內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強閱之衝其後曠  
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  
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  
所以亡也僖昭之釁復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  
官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厯官官之寵啟於開  
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弭藩臣罪惡多所舍宥然

未有僭竊陵犯如朱滔田悅者也明皇安於無患輕用  
爵賞寺人巷伯襲朱紫而叅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權如  
竇文場霍仙鳴者也貞元之後方借方鎮則擅帝制者  
弗討委信閹寺則付利器而不疑使姦臣賊子輕冒犯  
律無所顧忌刑餘腐夫竊弄威柄不可復取明君哲輔  
勞於征討莫克驟夷庸主愚相指為故常無翦除之意  
憚強明之資則構禍不測乘昏弱之隙則肆欲無藝由  
是外陵內奪至以天下之尊而威命不行於國門之外  
俯首惕息受制於家奴使胡越起於邦圻而羗夷滿側  
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  
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勲勞論

大馬有帷蓋之施布衣重一飯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  
義猶貴終始况人主資賢能以共功業安可以忘勲勞  
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棄也故古之人生歆寵榮死與  
享祀紀諸旂常銘載彝器不使讒間搆織芥而汙葭之

是以君子懷德小人歆寵而思奮唐侯君集自陷于叛  
 逆文皇不忍使對吏而自訊雖寘于法不絕其嗣念其  
 嘗有功也中世以後憂患方起則用英傑以弭亂中外  
 無警儉人間之則曾不省察甚者至於從死勲得顯著  
 如郭汾陽猶或不免况其它歟劉巨容曰朝家多負人  
 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則忘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  
 當是時巨容力能制巢賊之命特是縱賊禍及二京此  
 人主不慎聽用而輕待士之過也方無事時去一士固  
 未見其害急難之際人情頽望晦可不追矣蓋感義自  
 奮施而不求其報惟君子能之人主所與共天下之事  
 者豈能盡得斯人而用之哉是不可不慎也

主師論

海內之理可以力致夷狄之力不可常保昔之人以三  
 代禦戎不及上策謂其猶用兵也然舜舞干羽有苗來  
 格至於命九官勅臯陶必曰蠻夷猾夏則是盛德之世  
 未嘗保其無犯兵武之備不可暫去今北制強胡西撫

下脫戈字

羌虜南懷蠻獠東接島夷要害之地扼控之會守郡宰  
邑之官非特承宣詔條撫養吏民而已又當經設方略  
完畜兵戎謹閑徼之守禦侵軼之變壁壘誠堅器械誠  
利士卒誠訓威信誠著則遠人殊俗聞聲震聳懷德之  
心固而干之意銷矣士無有弗勇亦無有弗易時無有  
弗利亦無有弗否顧其用之者如何耳上下一心三軍  
同力而士無弗勇士卒鼓勇則兵則無弗銳士勇兵銳  
以守則固是地無弗險也以戰則克是時無弗利也不

然則其效亦異矣此四者誰其制之制之者將也樂毅  
用燕勝強齊所未滅者二城而已騎劫代之一敗塗地  
李牧用趙北逐單于支韓魏東滅澹林西抗強秦顏聚  
代之不能自守二國之地利未易也天時未遠也士卒器  
械皆其舊一用之以強一用之以亡則是勝負之勢不因  
天時不以地利不在士卒不自器械皆主將之所制矣  
今邊境之上誠得學毅李牧之徒統師一方經略屬郡  
將羈制二虜受命下吏豈徒固邊防禦侵軼而已若夫

完城池礪器械訓士卒儲財用四者之事皆非邊境之先務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師守之吏誠得良士則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經制而畢舉矣苟非其人雖經制之四事無缺不足與有功昔者吳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而侵魏不聞魏人有良術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韋臯守歛南內撫八國外挫吐蕃二十餘年無西顧之憂不聞唐人有長策也任臯而已矣委任責成古今之效若合一契故知邊境之務莫先於選主師主師得而百事修矣

世卿閹寺論

甚哉世卿之害國而閹寺之不可使也何則世胄之才不必盡美心志困於富足筋骨情於無患德禮不由而殉物甚篤思慮不足以周遠忠義不足以自將保身承家猶或有缺况於秉執鈞軸荷鼎鼐之重而均調天下乎因乘父祖之資溢涯量而竊有威柄門生故吏偏於海內周親締交蟠錯權要根幹强大枝葉猥茂頽天下

之事在已而無所畏忌緩則盜弄威福急則起而為變  
矣刑載腐夫大質已虧苟得無頌甘言令色善營視聽  
曲謹小慎時有可喜狎侍左右習而不戒猶懼為患况  
於收攬噬之才付以事任而參預功業乎效一朝之力  
以自結於上世主之心甘嗜其餌國之威靈落其掌股  
則殫凶慝以濟姦利矣故自書傳所記未有世卿擅政  
閭寺用權而無凶國害家者也昔東漢世祖以雄武之  
略驅策英豪左威右德兼尚權數乘餘澤投機會濶視  
高步經營大業披荆棘而平王路振墜緒以續休命數  
年之間天下靖謐於是息偃矛甲陳列籩豆剗夷壁壘  
闡闢黌序介冑之士雍容弦歌戢威武暢文德而平治  
之功成矣顯宗明照情偽至誠自強慧而服勤百度具  
舉振權綱以隆主道備文物以飾治具政刑清肅而之  
禮樂興矣孝章帝知明察慧人謂其猛本寬仁之術推  
忠厚以濟之於是政平人和協氣條暢珍符靈貺襍然  
並出帝王之德懋矣若光武之立綱陳紀維持王業明

帝之敬慎緣飾增光先猷肅宗之寬人愛仁寵綏四海  
皆足以固結民日垂茫後世保元命貽大業於無彊者  
也然而至於順帝輕用國命世寵梁世成逆冀之禍孝  
桓臨事鮮謀任使匪人起五邪之姦凶醜姦賢賤隸乘  
貴反易綱紀竊舞威柄淫刑濫罰橫及勲舊愴巧姦回  
是爵是賞廢錮時望封利生萬施及靈帝之時天下不  
勝其憤袁董投隙奮臂而無劉氏矣是豈建武永平之  
澤未優而天下忘漢之速哉使逆冀無及之寵則夷戮  
之罪不盈五邪無誅冀之功閹寺之寵弗啟雖有靈獻  
之主亦可以蒙舊業因餘澤而保無患乎嗚呼漢之亂  
亡成於袁董袁董之釁萌於閹寺閹寺之寵由誅冀而  
啟之剿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業開建安之隙以誘  
曹氏者順之尤也世卿閹寺之患可不戒哉

隱者論

唐史言古之隱者有三蓋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  
放草野而名從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

可屈于俗末為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以當世取舍以為唐世見於隱逸傳者皆出於下槩其說似有可疑試粗論之夫古之人未嘗無意於世時或遠引自放於隱淪者皆有為為之也或全身遠害如箕子接輿或須時待價如伊尹呂望或抗節伸志伯如夷叔齊此隱之大者也若放情虛寂不以世故自撓如廣成巢許之徒持其一曲不達理善之分如申徒狄陳仲子之介則與夫子槁薄樂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間彼以挈

治具弗得伸者為決則是身隱而德不晦者乃廣成巢許之徒歟上廣成巢許之風而以伊呂箕子之節為次是驅天子之人高蹈遠引遺世絕物而獨善其身也人持獨善之操則天下之事其誰任之廢大義亂大倫傷敗名教駁烈於此唐之陰者如武攸緒豈誠資槁薄樂山林終不可以當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於武侯之族明智通達遠周前後知禍敗之必至豫為防禦以保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紈綺之胄生所見長所習惟聲色



勢利而能割情違俗長往而不顧安於寒素之所難者  
則攸緒之操加人數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與於此  
哉乃以與王績之徒同出於下槩可謂脫矣

復讎論上

行下從之心

復讎之議疑生於亂世而不起於治朝夫治朝上有明  
天子下有賢有司雖陵弱犯怯而殺人者必得而寘於  
法無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復儲之有哉然殺人者國  
法之義不至伏誅而臣子兄弟之義不可不儲者治世

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復讎之制焉調人之職曰凡殺人  
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鄉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  
之無罪禮曰父母之讎弗與其戴天之兄弟之讎不反  
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  
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此書傳之所與  
也後之斷是獄者多矣或殺或赦隨時予奪靡有定制明  
君達士殉其所執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詳唐明皇謂孝  
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其律人子孰不

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陳子昂謂仁而無禮與亂同  
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義其節而弗誅則廢刑也釋罪  
利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  
正國之典真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柳宗元謂誅其  
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黷  
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唐憲宗詔曰禮父讎不同  
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韓愈曰  
子復父讎見于春秋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  
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鬪殺無  
以禁止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一斷  
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  
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或為官吏  
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  
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未可以為斷於今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情處之明  
皇憲宗形於詔陳子昂柳宗元韓愈之徒咸著文議則  
經無失指矣子昂之議旌誅並行懷禮瀆刑宗元駁之  
明矣不復叙言也其餘辨議雖詳未暢禮法之意有足  
論者夫所謂讎者非謂彼殺而我殺之也謂君父兄弟  
見殺於人不以其罪而國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義  
不與戴天同國也故復讎專殺而情不失義事不越法  
聖人不以為罪是故禮經無共天之義周官有執殺之

法父不受誅子復讎之春秋之所可也後世不知原聖  
人之意遵經傳之旨以端斯獄據法律之闕文因汎引  
殺人之例以自疑貳及說施齟齬情理不安遂至旌誅  
並君公其法不計其計法之所釋則釋之法之所誅則  
誅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復讎者未嘗顧公法之可否而  
徑行志其則議復讎之獄者奚必計私心之所志而輕  
重其法乎明皇謂殺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  
奪其德此皆私心以議公法者也失議法之體矣雖愚

夫愚婦出於一介奮不顧身以死為得者人主猶當宥之以正法又况聞義知方之士內激忠孝志在報復以快冤憤之心耶罪人既得冤憤之氣銷則其志成矣初無意於德義之名必死必生之事又為可以黷刑而濫殺乎韓愈謂殺之與赦不可一宜集議以聞而酌處之是亦不明禮法之意故欲取裁於世主也愈言周官將復讎先告於士者未可以為斷於今時也至言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則脫矣何者公羊之所謂父受誅者周官之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其所謂不受誅者則周官之所謂許復讎者也徒行瀆亂彝典禮法不明一至於此豈不悞哉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入刑者必失禮失禮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誅禮之所與者也復讎而死則是與于禮而誅於刑矣何其戾歟法之所謂殺人必死者非謂人不可殺殺則死之謂人之無罪與有罪而不至於死者人或殺之者也若以讎為無罪則既嘗殺人之父

兄不得為無罪矣讎而復之不免於刑是殺無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殺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專殺專殺者必死且專殺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是殺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無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於人主人可以登時殺之者有侵害於人之理也有侵害於人之理者殺之無罪既侵害於人之親者讎之有誅此又非法之意矣論殺人必死之法則讎者先在所誅而讎之者益為無罪憲宗謂禮法之說有異張九齡不知論禮法之意明其無罪徒稱孝烈之為可貸故不能勝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濫被誅戮則孝烈之行發於人情人情之發有義有不義合於義則為孝烈不合義則迹以孝烈而實為桀驁法之誅釋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以讎也讎其所可讎讎之合於義者言其行則孝烈也論其法則無罪也無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舉孝烈之善後然可貸其死也父

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讎也讎其所不可讎  
讎之不合義者言其行則桀鵞也論其法則有罪也有  
罪法之所必誅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  
而已矣春秋則之所謂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貸之死豈  
不違聖人之意屈公議之法長暴亂之風乎夫公私異  
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議上之所操以為一世之  
平者也志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終身之操者  
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為則為之志之  
所止則止之不以旌誅貳其心知道之以其辭因伍奢  
而發故為之誅誅者上施下之名也誅之與殺其實一  
而已矣上之誅下苟以其義下之所當受不以其義則  
亦所當讎不許讎之則為人上者將依勢作威倚法以  
削不可制矣亂之大者莫甚於此在百姓而許之復讎  
在官吏則不許是法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官吏非聖人  
用禮法之意矣為知周官之所言不兼於官吏公非之  
所言不兼於百姓乎又曰律無條非闕文也以為不許

則傷孝子之心許則人將倚法專殺不可禁止夫不許而傷孝子之心則是許之而人將倚法專法則非何者讎之合於義專殺不為亂讎之不合於義專殺有常刑不為亂者釋之有常刑者誅之尚何無禁止之有哉由此觀之愈不達於禮法明矣宜其所無折衷也故曰其餘辨論雖詳皆未暢禮法之意苟明乎禮法之意則復讎者可以無罪矣

復論讐論下

唐自貞觀以來復讐者甚或殺或貸固有定制惟柳子厚韓退之之議達而近於理至柳不設懲禁之科韓謂公羊之說不可施於今者未能無憾若張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貸而不能陳禮法之義為政之體以發明時君卒使橫議見售無辜被刑黷濫典章傷敗風教是為可恨夫禮法者先生之所以禁暴止亂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禮有所不能制則待之以法故失禮然後失刑安有禮之所善法之所誅法之所存禮之所去者哉夫人

有可殺之罪而人殺之周官所謂殺之而義者也為人子者不問其父之罪徒以人移其父從而殺之則是不義不畏法桀鵠暴橫肆為徒戮之人也若是者豈得以為孝烈而合於禮者哉此禮之所去而法之所誅者也若人可無殺之罪而殺之周官所謂仇讐者也國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謂人子者從而殺之則是內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強暴之人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獨宜貸其死又當旌賞以激風俗若曰殺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則是恃強以殺無罪者見容而徇義以殺有罪者償死汨陳禮法黷濫刑誅孰甚於此哉苟徇周官之制而責其專殺則人有伺便投會勢不及告者自當錄大遺細以善補過未宜以不告而致之於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顧命殺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議法者當計其罪而不當用其志知不殺為虧律而不知殺之乃甚虧於律知為人子者孰不顧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而不知立法以扼其弊



使復讐而義者既從原貸讐人之子復讐者死自不致於轉相讐殺遂無已時矣使九齡持此以爭之則禮法之義著為政之體顯而人主有所發明矣徒謂其孝烈可貸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論哉子厚駁子昂之議辨旌誅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盡其禁暴止亂之術退之探深律之深意析經旨之微文其說詳矣而不知官吏所誅不當於罪者與百姓相踐無異夫百姓相踐故為過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誅不當罪者亦有故失之辨為官吏者故以公法殺戮無罪則亦法之所誅矣法之所誅者人子讐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說行於今日不見其悖此所謂未能無憾者也若陳子昂者曾未識禮法之旨刑賞之體妄肆臆以亂大義所謂未可與言者也

無以無可

蕭曹論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為己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替軫君之休戚猶其身之安危進當事任不知以為榮

退之散地不知以為悴願可以利國家幸天下則為之名位功實其在已如在於人出於人如自其已不私竊以為利不苟亂以為廉故能楛建丕績光輔時主載休聲於無窮曹參之事漢其志有在於此故代蕭何以為國遵其約束無所請事雖衆人疑之天子問之而所守彌固此參致公之義而賢於漢之庭臣者也議者或謂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盡其美不可或改參知惠帝之材弗迨高帝則宜有以輔成之知己之賢不及蕭何則宜自引遠以避能者惡得久居其位持循靜默而費日乎使漢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參之過也愚竊以為未然夫益損昔人之制作必賢於昔人而後能智均而術相似者未足以有為也參之賢弗迨於何固無以異何之術矣求其人代參而為之則必得賢於何者然後可當是時果有其人歟抑亦未有其人歟有其人而參蔽之參之過矣未見可以代已者而不自引遠乃其所以賢於衆人者也豈得指以為過哉何則漢承

秦項之後人歎塗炭而思息肩呻吟顛顛之餘可以撫  
養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約束雖無伊周之美經綸藻飾  
明備王道至於簡易寬厚滋牧生齒深有宜於時者得  
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潤色之固可以極制作而致太  
平苟非其人徒紛更前人之成事豈惟無補於治或召  
禍而速亂矣觀高帝之語曰后蕭公之對孝惠與參之  
聞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則當時之士未有賢於參者又  
焉得賢於蕭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參於是時  
自謂不能而輒引遠退避則是忘其君而全其全殉小  
廉而委大計顧視召實屑屑然有彼已之辨非公天下  
者之所存心也參與高帝起布衣成王業尊為相國位  
冠羣侯則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已之所當任顧其身而  
不思其君殉小廉而輕委大計非劉氏之所望於參非  
參之所以事劉氏者也故奮然以天下為已任違至尊  
屏羣議而不疑參之大節蓋出於此進退之際尚惡得  
而議紮

李勣論

史官咎王重榮不殺朱全忠以書考之未足多罪方全忠以同州歸一降虜耳未有跋扈之漸顧天下多事惜其材之可用而活之非知其必叛留以為己資也第不若王夷甫張曲江之前知爾安足多咎若李勣之不爭立武后是為可誅太宗託勣以高宗之責使高宗惟勣之聽勣曰不可則高宗之意定矣乃追禍要福求固恩寵為自安計卒使孽后得志流毒社稷罪莫大焉然身以幸免釁鍾子孫覆其宗祀勣之負唐誠深而天之報勣亦稱矣

鄭縈論

昭宗以鄭縈為相縈曰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縈所能辦則當時賢於縈者相繼在位亦安能勝其亂唐之季世禍稔運遷人知其不可支矣雖有賢俊未如之何使縈竊冒權利苟歲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願才與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

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饜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知自以至於憤乏縈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歆者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二十一

宋 華 鎮 撰

書

上越帥程給事書

某聞古之賢郡守其成功利當時遺風激後世者載籍所記多矣考其立德制行措置施設之方則未嘗蹈昔人之遺跡滯泥於一端或闢其田疇緩其刑禁寬慈惠和優柔容養以鎮撫其俗然為此者人亦未始解緩散

慢而不治事亦未始頽墮萎靡而不振悅德懷惠人人自愛而不忍犯休然日入于治當時則謂之父母或勅其法令謹其督責威嚴剛毅明白辨察以繩治其下然為此者人亦未始憂愁逼迫而不安事亦未始繁縟細碎而不暇畏威服義人知自勅而不敢犯庸然日遠于亂當時則謂之神民此兩者其趣向不侔甚相遠矣然皆底于治安之域而能有補於世者何也明燭物表意冥道本通乎世變之異而達乎時措之宜也且夫習亂之後人始見治免塗泥水炭之困而新得休息則人心自喜難于犯上當是時教化亦未明習俗亦未成紀綱法度利弊壞缺者亦未盡修復而補緝之故為政者可以寬養難以嚴治習法之後上下之心久安而驕矜則機務易忽而下亦輕以冒法然當是時教化已明習俗已久綱紀法度莫不完備而待人為治無所不至為政者不以義治之而猶欲用優柔容養之術則政事廢弛姦宄不勝而亂作矣故變通盡利不主故常之君子必

達于此其為政制事與時遷徙隨世偃仰剛柔緩急寬  
猛之變不倚于一偏今天下承平百餘年德教道化薰  
陶漸漬乎四海九州之內非一朝一夕矣其綱紀法度則  
自朝廷達乎天下尊卑上下小大緩急之事如餘有枝  
如枝有條莫不具備所謂習治之世當以嚴治者也今  
閣下來治越其未至則威風凜然預襲于此人心竦動  
震懼莫敢或易既至則舉郡之事帖然條理日有餘裕  
官曹謹勅庶務修舉奸胥滑吏屏偽黜詐無所施機巧  
頑惡寇盜寃銷冤喪不敢露影跡朞月之間濟濟然可  
觀非嚴以為治適乎時宜威德之風照耀人之耳目感  
動人之心意有積累之舊者其為效不能如此之敏也  
閣下先進之碩德朝廷之宗工今以侍從之尊荷蕃宣  
之寄其德行道術文學辭命見知于君上垂照于天下  
者積有年矣某何言哉故道古今之理以頌閣下趣  
時之迹而已閣下承流宣化居師帥之任且數十載若  
某之所頌者豈特嘗施之一方一郡乎其飮聞熟見與

夫深被其賜者蓋不可勝道然勢見之禮士所不敢廢  
故書此以拜于麾下

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聞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為甚不養則不成者  
物皆然而材為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  
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  
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  
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

君能以道制典其臣能以典布教使天下之材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各得其性而道以顯之者惟唐虞三代之  
盛時為然由此以降則蓋亦寥寥矣其間非無興學校  
置師儒以養天下之士者也然位乎上者智不足以顯  
道而倡先王之教仁不足以盡性而推成物之德使人  
之所自得而固有之者終鬱鬱而不伸然則當時之士  
亦何所得于上哉故下之人無落落之材而上之人無  
赫赫之功至于今千數百年矣道隱既久天欲平治而



聖人有作又得豪傑之士以為輔相故超然特起乎百  
王之後越漢唐而追成周之業文武之道在方冊者則  
訓而釋之著之簡編以頒于天下性命之理在人心者  
則作而成之設為學校以委之師儒此豈後世養士之  
比哉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于此可以致之矣雖  
然事物之理由中出者外無正而不行古今之所同也  
聖人之教雖盡善美不得良吏致之于民則亦晦而已  
矣故文王之教所以顯于南國者召伯之力也伏惟閣  
下挺經濟之才究天人之學以德行節義冠冕乎先達  
以文章道術甄鎔乎後學者積有年矣某雖賤微未嘗  
一登門牆而承謦欬之教然聞閣下之令德休聲而向  
風傾慕者非一朝夕矣至閣下之來而政事修舉行義  
卓越益有加乎所聞者乃知居今之時行今之政作新  
長育使天下之士內有可貴之質外有備成之文者在  
閣下而已士固以此望乎閣下非某一人之私心也抑  
閣下亦以此為己任歟又況今之外臺則古之方伯今

之郡守則古之諸侯方伯諸侯正上之所委以教人者也以閤下而居是任肯不顧于此哉自閤下蒞郡以來事無大小罔或不謹則學校之間道德之教尤所以為先務者也某既幸而為士矣又得齒乎學校之間被服閤下之教其樂可勝言耶敢誦所聞以贄于閤下伏惟閤下錄其誠心忘其鄙賤姑以一言進之則某他日之所有立者皆閤下之賜

上越簽徐狀元書

某竊惟今日之士其躡青雲居盛位秉鈞當軸尊主庇民而得志行道者必自高選進故挾道術攜華藻而來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然國家承平百餘年文德之教陶成風俗雖海隅蒼生混然與中夏為一學校之養既久而又申之以經術雖五尺之童子其言上之則究極乎道德性命之理下之則盡乎形名度數之末居今之時乃欲步驟馳騁獨先等夷實難其人非夫才不世出學無倫伍者莫能與此伏惟閤下受天秀氣為時聞

人深造聖人之門鳳成治國之器決勝大敵冠乎羣英  
向所謂得志行道者于是有其資矣惟閣下之所以自  
致于此者豈適然幸遇而一出于不可必冀之間哉蓋  
其術業誠有過人者也夫居有道之世而得位青雲之  
上抱聖人之道而得加乎天下之民此仲尼孟子之徒  
所誠欲而願望者今之士焦心勞思彌年累月以求知  
聖人之道豈特以私其身而獨善哉亦將欲以兼利天  
下耳欲兼利天下而不得閣下之資冀閣下之資而不  
求閣下之術業是猶不利其器而圖善其事雖曠日彌  
久何所致乎故閣下之榮名一出而天下之士思見其  
風采者不可勝道蓋有如閣下之術業而得此青雲之  
資者數年之間一人而矣雖京輔之地清華密邇猶不  
可以多得况方國之遠必曠年然後一遇以曠年一日  
之會不出境域而得天下思見之君子此天借之而成  
就之資也其可自棄而不登於門下乎唯閣下姑進之  
畀以緒餘之末則他日有所興起而建立者亦閣下之

賜矣

上發運蔣龍圖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累擢直龍圖閣江誰荆浙發運使

某聞市必立平法言以之喻旨有翼不飛真侶為之太息何者作書以載言書成而言有遺立言以建意言窮而意不盡若然者言固非盡意之具書固非盡言之器然書契之用自處戲氏以來百世不廢蓋言雖不足以盡意書雖不足以盡言而善探索者尋其所書有以識其所不書攷其所言有以致其所難言故前聖後聖代

有所造而幾深之理窮經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來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進居大寶妙用格上下善政周動植民自黃髮迨于鬻齒漸仁摩義周旋禮樂薰陶涵養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詭于道而咸可以從政故其書曰海隅蒼生萬邦黎猷共惟帝臣惟帝時舉當是時也豈復尋章摘句及詁釋訓求魚免于筌蹄之下挹酒醴于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沒聖王不作仲尼以上聖之德栖遲旅人其志終莫之

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墜于是作六書以載之後世  
言情性之真辨正變之理則存乎詩記已行之事明帝  
王之制則存乎書示節文之體通損益之用則存乎禮  
儻制作之文達和樂之情則存乎樂窮大道之蘊抱變  
化之妙則存乎易辯善惡之實正誅賞之權則存乎春  
秋古之人采其真以內游藏其用以役物至于輔引誘  
掖翦裁駕馭妙微闡幽之術舉在是矣則斯六者何異  
乎嶰谷之斷竹嶧陽之孤桐衆人作之不過音響必得

倫文然後能協丹鳳之和鳴起玄陰于炎夏前世流別  
家殊徇其所察以自名之士莫不讀其書矣至乎粹純  
而不駁中正而不詭無愧于聖人而可以為孔子徒者  
蓋亦鮮焉揚子以為我而絕物墨子以兼愛而喪己鄒  
衍以談天而廢人惠施以雄辯而悖理申韓以刻覈而  
不中莊列以詭誕而詭譎是皆失其師資徇其私智蔽  
夫一偏一曲而不能與于大全者也漢世師道雖立弊  
生專門人矜家學不顧其本一經之書所授或異則互

相詆訾浮言溢論枝葉扶踈生已白顛經或未畢故子  
雲有攀悅之嘆太史著寡要之論自茲而降人述章句  
家有訓詁千載之間雖干戈間起俎豆時寢而講解述  
作代不絕人歷世既多浸以增衍窮經之士往往繙繹  
街談薈萃巷說閉門却掃取足於編簡之上偃蹇傲睨  
無歎然之色人人自以為游夏家家自以為軻雄羸糧  
裹足躡屩擔簦之風不復聞矣謂衆簡可以盡至言多  
言可以達微旨不知言簡有所不能盡而師道不可廢

也故後世之士守經制行綵飾吏事揚立名節炳然可  
觀有如兩漢之風者鮮矣某讀書至乎禮記見其言舛  
駁不經未嘗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雖雜四代之  
制而其言有倫其事有理可以為後世法乃極智盡思  
攷合經傳訓明厥旨以脩遺忘然不識有以少當昔人  
之意否耶且患論溺于流俗之弊謹繕寫一編麾下陳  
猷夫進思可與者闕里之洪制來者不距鄒人之典訓  
則嘗與之脫駢借譽解頰而言者想無譴其狂簡而緒

餘可賜也此某所以敢進于門下

上崔學士書

按宋史崔公度傳字伯易高郵人開戶讀書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

示韓琦琦上之英宗授和州防禦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鎮書有云明公嘯傲淮海

之上以強誦自適裹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

之出人樂傳誦寢以先達于京師君相覽而

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高郵正當

淮海之上且所言出處大槩正與公度相合

其為上公度書無疑也

某曩日讀司馬長卿揚子雲傳見其出處本末咸以側陋之跡居僻左之地非有茂良父祖之鎡基仲尼四友

之羽翼曾未嘗裹糧結綬投足王畿曳裾拜塵附尾貴

勢徒以雄文麗藻邂逅上達遂使世主傾心求之如弗

及鶴書鳴騶遠湊蓬華于是易緼袍以文采代藜藿以

以珍羞優游乎金馬翔泳乎天祿高文大冊朝之盛典

必出其手而後定增光前修垂映後來貴名不朽彌遠

彌著竊嘗計之西漢自世宗以來至于宣元之間天下

無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候枚舉東方曼

倩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

學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當是時也天下非乏士也然而傾二公之求之如此其急者豈昔之人尚賢貴士之意篤歟抑二公之德有大過于人者歟至此每疑而未識其所在第恨千百年之間此事寂寥而弗續後見先生長者道明公進擢之始迺知人主莫不篤于尚賢貴士而思得非常之人以光華邦國宰相莫不欲旁延俊乂而使澗谷無考槃之士豪傑不作故缺然無聞非置而勿用也恭惟嘉祐治平之間明良在上庶事緝熙濟濟多士於斯為盛非若兩漢繼亡秦之後急于得人以風天下故當年取士遴東慎選必得真才而後用未始輕名器以假人時明公嘯傲淮海之上以弦誦自適裹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浸以先達于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而無疑色非誠有以大過人者焉能與于此哉故宏詞偉論瑰麗之華藻有足以發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無媿乎泰谷西河之士非曩時所謂竊



處士之虛名遵仕宦之捷徑者也某不敢自棄思一拜於門下也積有日矣參差數年乃今始得輒以不肖之名干下執事雜文若干篇隨此為獻以備贅見之禮伏惟少加善誘幸甚幸甚

上揚帥呂大資書

宋史呂頤浩傳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軍

某嘗謂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驥裏絕足奔放善馭者之所急至于翕然繁奏師曠過而勿問必淫哇之濫吹街衢都市伯樂去而勿顧必不才之

駑馬宗工大人莫不以推賢樂善為先務清世之士幸親遇之而不在題品者則斯人也豈復有寸長片善可稱道者哉四海之內亦必以為迂踈濶略無似之散人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古之為士者遠則擬舜近則師文王今衣帛食粟與人同而立身揚名不得比于一鄉之善士可不自悲也耶恭惟知府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世公輔之位聰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

加以世德淵源中外履歷論之既稔所閱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苟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目之碩盼而自忘其鄙陋某也不肖竊高下風慕鈞屏之日以矣何幸備員小邑之佐屬在使麾之末雖拘文有地不得時望副車之清塵聆謦欬之餘訓然分官効職亦幸從屬吏之後今代者已至將遠旌麾而踪跡踈賤未預甄來之列天下之士其將以某為何如哉此夙夜之所愧耻而不自得者也竊惟趨事鈞嚴及茲暮歲固非日月之未久也然而台光縣邈未燭衡輦之下者豈致身踈遠自取棄遺耶將材資駑散無所取於大君子之門耶今不敢默然自棄輒一鳴於旄節之下儻在所進願揚鳴律之餘聲激洪河之溢流俾寒谷載春涸輒生波少見於清平之時無愧於天下之士豈勝幸甚

上淮南提舉黃都官書

某聞厚德者多士之所歸憂道者宴安之不暇故有席

不及暖突不及黔羸糧裹足百舍重趼而不知其倦者  
是豈棄父母之養賤邱墓之國恬於劬勞惡於安逸而  
心知支體與人異哉彼有所可慕此有所不足而勢不  
能自己也夫有被褐之士貫隋侯之珠抱卞和之璞而  
行于都市則人必奔走謁蹶側肩累足而往觀焉何則  
物之至珍世所希有也然隋珠之美不過形圓而大光  
彩照乘卞璞之奇亦渾脩五德純瑜無玼而已彼照乘  
之明非足以察微而燭幽也五德之美非足以化民而  
易俗也則物之為世所寶者又豈若人之可寶者足尚  
哉今有鍾天地之秀氣負聖人之道術德足以砥世礪  
俗才足以開物成務者其賢可寶其人可觀豈特隋珠  
卞璞之比哉則聞義知方樂善不捲之士必爭湊門牆  
景慕風采以先見為榮以未見為耻矣故孔子適衛封  
人請見雪子舍魯魯人屢斲禦寇反齊戶外多屨李邕  
入朝門巷填隘恭惟提舉都官閣下以文章學術由公  
道而決科清世以德義公忠致誠心而綠飾吏事慮出

人表才周物情分國家歛散之權制一方綱領之重則其道義才術固有遠過于人者此士之所以樂從而願見也某方從一命為下邑之佐治已之事尚有缺然而重以從事之責則先進大人之門尤宜汲汲以求其教益故不敢以踈逖鄙賤為間而輒自進于門下庶幾無高柴伊何之謗而得子貢利其器之善惟閣下姑與之某齒髮方壯知自鞭其後冀將有及于遠也則他日之所至亦閣下之賜矣

上沈舍人書

某聞三代而下兩漢為盛孝文明帝尤為盛時然賈生以王佐之才栖栖于長沙伯鸞以高世之德遺逸于吳會論其世則亦足有為也語其人則亦可謂賢者也然參差而不齊齟齬而相違者豈無故而然哉宜有制之者也古之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蓋言有道之世則野無遺賢抱道之士則必見于世以梁賈之事攷之此特君子之道其常者也合以事變殆或未然夫

數有奇耦氣有盈縮軫轉于冥冥影從于昭昭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星辰之著消息滿虛無能外者而况于人乎然則大明之世士或有遺盛德之士時或未遇者無足多恠也故唐堯在上元凱未聞帝舜有為五臣並用伏惟國家之盛非特兩漢之比君侯之賢出乎梁賈之右曩者宮商韻諧鳧藻勢協方將振金玉之聲展騏驥之足登吾君于堯舜之盛躋一世于仁壽之域孰知夫天之真宰未相厭猷暫屈俊采來任藩屏是豈出於適然者哉殆所謂數之未偶氣之未盈時之在所安順之在所委也歟某童非之歲誦君侯之文則知當世之聞人有君侯矣十年之後得侍乎縉紳先生又聞君侯翔泳禁掖雍容侍從歷盛世之達仕矣當是時也某方弋高雲之鳥餌重湖之魚與耕夫樵叟徜徉乎長林廣澤中瞻仰魏闕想君侯游處之地迥然繇邈何異神游既寤復思化人之宮不謂今日邂逅作小官漂寄江淮間踈遠之地乃得瞻奉聲采飲味芳流追思疇

昔欣幸交至然區區之心有所不足者瓜期近矣勢當  
奔赴天官別句一命圖三釜之養不獲久在下邑被服  
教誨裒衷門墻豈勝惓惓仰惟車馬此無滯留之理名  
實稔聞眷注雅厚朝夕還步舊轍進登鈞軸某異日倘  
未能挹季真之清風躡安道之高躅岸憤吟嘯成長往  
之計便當鞭策蹇步靳奔走于門下惟君侯亮之

上淮南運使直集賢院陳學士書

某聞由君子之道不失于正而期於有常者士之立德  
也趨時變之宜不主故常而期於有成者士之制行也  
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塗或過門而不入或簞  
瓢以自娛或五就而不違或三黜而不去飢餓乎深山  
窮谷之下而不為固鷹揚乎干戈師旅之際而不為屈  
是以業成於當年風流於後世名聲彰明彌久彌著而  
不可泯滅此得失之所係是非之所在義不義之所自  
出智不智之所由辨為士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之勢  
由三代而上分之以六官總之以冢宰三歲大比以詔

誅賞而使智愚襲情貴賤履位居是時者智足以効一  
官而無曠其所職斯為善而見陟於上矣故為士者可  
以獨治而無事於其外由兩漢而下設官分職異於三  
代考績之法廢而不復其所以網羅英俊淘汰姦吏則  
一切委之守刺之官俾察舉所部之吏顧盼之所及則  
坐階青雲威稜之所加則竚擠溝壑居是時者雖德行  
偶于淵濶政事侔于冉季非攀龍鱗而附驥尾無不能  
軒昂雲霄馳騁千里矣故為士者非徒務成其內而所  
以修于外者不敢廢也今國家爵以德進官以能授現  
才偉望方駕並馳而彙征于要路其所以宣力四方按  
察列郡奉明世之法握外臺之權者皆當世之豪傑朝  
廷之宗匠聖人所委以蒐獵多士者也某雖不肖亦嘗  
薰陶聖澤被服義方累玷鄉人之書例占進士之選齒  
髮方壯纔登仕途邀游于盛時屬統于賢者豈能默默  
固守自棄于埃壙之間乎亦欲駕長風而涉巨海馳逸  
驥而登泰山覽觀四方眇睠天下伏惟運使集賢學士

閣下天資粹純學術宏博才德之懿簡在于宸衷事業之美照耀乎當世歷更清切茂著徽猷綱領一方鎮肅數郡智明之所燭而能否之情必察仁厚之所加而踈遠之地不遺待物無私惟善是與如某者蓋嘗沐溫厚之顏色被和易之辭氣故不自揆量而願于獎導之賜者積有日矣然則閣下下車行屆二年而區區之誠未達于左右何則勢有所未可也昔侯生有言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夫虞卿以匹夫之賤掉三寸舌而干萬乘之君一見而取其雙璧再見而位其上卿至乎急魏齊之難全朋友之交視棄大國相如棄敝屣則其才術之過人行義之高世蓋已暴于天下而魏公子猶有疑焉如某者視虞卿遠矣乃欲于閣下之見知于傾蓋半面之間則是其不知分也今趨走部下二年于茲為日已久幸無大過冒閣下之威嚴庶幾異日亦無累于閣下敢布悃悃以干眠聽之末惟閣下布卿雲之蔭而不間于荆棘擴揚舟之量而兼載于浮沉使寒谷生春



金史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駑馬增價豈勝甚幸

再上陳運使書

某聞昔李翰林有言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也安可以不言乎雖然言論之出亦未易也言未及之而言是以言諉之也昔人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是以不言諉之也昔人謂之隱人可與言言可以出矣與言者顏色未在而驟與之言昔人猶謂之瞽至于語嘿之用皆合乎道然後謂之智者則人之于言豈

易為哉此東方生所謂談何容易也某少讀先聖王之書長慕士君子之行若人之所謂不以富貴淫其心不以貧賤易其守道之所非雖千駟弗顧義之所在雖萬鍾不辭者實嘗高其風而願從事于斯焉故自策名天庭委質下邑惟勤心勞力不替夙夜以効一官之事冀無曠敗而逃其罪負職守之外不敢計其餘二年于茲聲跡日晦况味牢落雖斂衽執板進退于上官之前時自顧盼泯然若無形影他人視之亦何堪其憂矣豈心

智思慮筋骸支體異于衆人而不知貧賤之可惡富貴之可尚安樂之佚而勤勞之苦乎誠以幽則有命明則有義而不敢不自安也自謂淡與泊相濟迂與拙相會日遠世故月踈事情分無粉飾之幸矣乃不知達觀之士高明之識違世異俗而不棄其踈拙之材前日猥辱賞鑒許以薦引不間虛薄首為知己此某之可以有言而不失于躁隱之時也故敢洗滌塵慮裁染翰墨上浼聰明惟閣下抗特達之知擴兼容之量俾寒素之地早受賜不勝幸甚

上淮南張提舉書

某聞昔晉史稱衛叔寶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夫才短之士識暗觸機人之所同惡也與物無忤逆情暴至世之所必校也人之所惡我則矜之入之所校我則忘之故能澄寂妄情全盡庶物泰然自放而無所芥蒂盖君子之妙達道微確持德厚智識視聽曠然游泊于大同之域而不

以彼已汨其真者其持心待物皆若此也某生稟顛蒙之質長就踈闊之才自親師資日在庠序友一鄉直諒之士攷前世已行之迹志惟古人不達世故先生長老往往假借許為令器依倚桑梓栖遲蓬草幾三十年自謂可以漾舟樵風把釣蘭渚與安道稚圭相望于千載之間乃不知任重道遠者無復揀擇惟捧檄之是喜奚抱關之為愧遂兩塵鄉老再干宗伯蹉跌於青雲流浪於黃綬命途多舛事與願違秋高夜長撫已自歎目熒熒而難瞑心恫恫而無依豈徒中宵時或至達旦加以思慮闊畧吏塗闢茸干狀萬態交亂目前視左則或遺其右務前而不見其後日慮瘵曠歲虞敗缺方保窮之不暇尚何稱職以干進推餘以庇民之圖哉仕宦若此豈足為榮適可羞耳某頃者從事既踈虞物又拙刻木之輩投隙生姦巧為辯端以逭罪負構結不肖之迹付之有罪之地察其愚衷惟曰無愧外視迹狀若有可誅俾微眇之資冒尊嚴之威夫羈孤之人不寒自慄寡端

膚寸則恐懼百倍正猶以雞肋當育育之拳倘一揮掉亦何堪其摧折矣賴閣下抗高明之鑒軫惻隱之心矜其誠素之無他察其過尤之可恕開霽威怒寬假日月使得黃綠赦宥卒為完人德賦之優何厚于此身非木石能無感激于衷乎謹書其銘篆之言以拜謝于使麾之下

上淮南監司書

某聞良木在林匠石過而弗問人必以為無用之散材

一加翦拂則雕以文章被以丹雘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小大之材咸得其用駉驥在野方臯見而弗述世必以為款段之駑駘一稱君前則牝黃牡驪不在所計而當年後世皆信以為天下之馬是理也非物則然士或如之非今則然其來尚矣故栖鳳割雞之地枕泉漱石之鄉士有履回損之德行善予賜之言語精有路之政事備商偃之文學退而燕居其雅望之高偉素風之優長足以砥世礪俗進而從事其道術之宏遠功實之

豐茂足以尊君庇民者必假翼翔鸞附尾逸驥然後騫騰乎九霄之上而步驟乎萬里之外不遘青雲之士則德斯潛光斯幽泯默乎塵土之間一閭巷之匹夫徒勞之賤吏耳故王貢得之華藻芬芳粲若明星仲元失之當時無聞而後世無傳焉樂天知命者雖安時委順無憂喜于得喪之際而大人君子據尊高之位就以大之業以成人美為心以得人才為事所當懇懃而留意者也國家監兩漢之制推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羅英俊非特委之郡國而憲臺漕府督發轉輸分頒大農之使皆得攷察下吏而推轂後進夫翔泳清夷之職搯特外臺之權皆今日之偉人朝廷之妙選至于為官擇人使人以器者乃其素講之政術所急之先務有志之士求為可知而已不患莫已知也恭惟某官閣下雅量宏大厚性粹純造道既深成德惟盛無驗之言不能汨其聽似是之迹不能蔽其明與物無親惟善是主由眠事以來賢者自強能者知勸姦吏斂衽庸人敦勉詔條

以明事功茂集不擢聲采而數郡之廣翕然就叙此懷  
 奇搯術之士所願竭力盡智而出于銜轡驅策之下矣  
 某生乎東南困于寒素少乏兼人之資長無自立之志  
 徒以父兄樂善俾捐貲裘獲親汗簡從先生長者之後  
 進退乎庠序間若古之人所以存心養性開物成務之  
 理蓋嘗講聞萬一而有意乎其事矣每以秉心淡泊接  
 物踈濶恐非涉世之具故嘗仰目千岩之秀俯窺萬壑  
 之幽徜徉乎東山夷猶乎蘭渚間逸少安石之風而樂  
 之重以無敷外之田以供甘旨無郭內之田以為布帛  
 庶幾三釜聊可及親故兩竊鄉書再閱春伯崎嶇一命  
 漂泊下官每求初心飲水不擇所賴致身樂土祇事治  
 封行及瓜時幸無大咎且仁心賢範難得而易失苟為  
 默守固陋恐使搯刀之士嘆其不割秋陽之中旋即西  
 邁用是自鳴以塵下執事賈鬻之道昔人所愧時然後  
 言夫復何歟

上潤守朱龍圖書

按宋史朱服傳直  
 龍圖閣知潤州

某昔聞趨事好敏而惡緩治已先行而後文者至理之所然聖哲之攸訓也以敏赴事而有功以行碩言而無怍者君子之所難智勇之所畏也非夫資陰陽之秀穎鍾天地之粹純而聰明識量邁越倫類則才之幾敏不可以強為信道不篤執德不弘而粉華盛麗有以汨其靈府則載之行事未能無所憾道之不明也久矣鄉送之選廢而有科舉經術之學散而有雕琢士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流浪乎文章之英華而去本忘實者蓋千有餘歲矣曩時朝廷復用經術求天下之士詔書之下未及暮歲閭下起而應之其所以副有司之求者博洽經傳探賾索隱得魚兔于筌蹄之表挹酒醴於糟粕之外使老師宿儒無以出其意宗工巨人驚賞傳玩若賈傅復生士衡初至遂度越多士中貫鼎名斯可謂以敏赴事而有功矣道之不行也以久矣試功之法壞而有濫進原省之制廢而有苟容士以名勝實以利累義淪喪乎得失之外誘而悖棄聖言庸行者有矣蓋非一朝夕之

故也曩時朝廷獎拔賢俊須以不次閣下進而居之其所以檢身在公者端方篤謹奉法修職樂善不倦有緇衣之風節儉正直多羔羊之化使懿德外喻貴名上達天子虛心瞻注其美遂乃翔泳臺閣典職成均斯可謂以行願言而無忤矣某雖不肖生于偏方嘗能景仰逸駕歆羨高風然往在田野役役私計每欲羸糧裹足掃塵拜門了不可得弋釣多暇灌畦有餘時于邃岩幽壑之間蔭長松之清陰弄鳴籟之流響與枕泉漱石者稱頌其一二而已至竊祿仕則官守有地宿昔之心復未克諧今被命東州道出治部可得叩祭戟之深嚴際冰玉之清潤敢不誦其所懷祇造麾屏古詩十篇隨此塵獻蕪音累句不足以歌詠事實動回睠眄聊以脩贄見之禮

上兩浙運使書

某嘗聞聖王代天牧民其誠甚至其法至曲開國設都布列郡邑統之以候守析之以令長承流宣化經綸四



方亦已至矣猶謂未足以察治忽之漸于是躬省方之禮而不以為勞遣使之役而不以為煩雖世變不同事為或異要其圖治之心則一致其成功亦足以相侔而不相歎也上世明分簡易而大文未雕淳樸之風尚完而利欲未勝元黃文采之飾兵戈警從之費蓋質畧而未備天子省方雖數而勿擾唐虞之世是也故其書曰五載一巡守時則無待于遣使而天下治至周則不然監二代而損益之制作既備而文采多矣歷夏商之季末民心澆漓既嘗啟之矣省方之禮不得與上世相似故其書曰十有二歲王巡守然天下之故不可不知也于是行人之官出焉行人為五物之書辯異邦國之事以復于上天下之故天子不待巡守而周知之矣後世使指之原濫觴于此漢有天下總括州郡為十有三部部置刺史一員以六條之法廉按州郡盡歲奏事京師唐分海內為十道使監察御史分道巡按以六事察天下當是時也官吏之能否戶口之登耗賦役之不均農

桑之不勤強宗豪有越禮犯分凌弱暴寡長材懿德適  
時利用藏器未達至乎訟獄之寃濫倉庫之減耗必達  
于上故四海之內方制萬里雖偏州左邑介乎山川險  
阨之間遠日月之清光寄孤絕之海隅而上之德澤必  
及于彼下之情偽必聞于上公能者無遺置姦庸者無  
幸免兩京與唐方其盛時其致治之美庶幾無媿于三  
代豈曰小補之哉國家稽古驗今參攷事變所以經理  
天下之制密矣謂聚人莫如財故謹財用之轉輸則制  
使以董漕事謂為政莫重于獄訟故慎刑罰則置使以  
專憲禁兩使之任寄重矣而部封之內由二千石至于  
銅章黃綬之吏有善在所舉有過在所核賢能之士可  
得而達之豪猾之黨可得而去之風俗之厚薄戶口之  
多寡徭役之緩急豐凶之發歛惟公及私利之所當興  
害之所當去咸得以達之于上而已施之則周官行人  
之職兩漢刺史之任有唐巡按之權舉在此矣故祖宗  
以來百年之間重其事任難其委寄必求朴茂長者聰

明愛物通達道術究明吏事之君子而後用之故能報上以忠接下以禮事致其寔為之有功威德施海內情偽聞于上恭惟運使某官閣下德性粹純識量宏廓文學優遠政事開明以先進之長才居名世之重任事業甚盛英聲洋溢天下之士向風竦慕某不肖夤緣末學竊祿小官雖筦庫閑冷之局在海隅僻左之地得居治部祇以為幸而不自知其官之閑冷地之僻左也趨覲之初祇誦所聞拜于麾下

上溫倅朱朝奉書

某聞越石父得晏子而責不告之理甯大夫對管仲而歌浩浩之詩竊嘗高二子之賢而未喻其求人之詳與自見之悔也如此退而熟思之乃知古之人其所以與人者或詳或畧或顯或藏無所苟而已矣夫以大國之鄉親脫所馭贖人于患難之中與之同載而歸非有一日之雅也徒見其賢而好之豈惟德厚禮亦至矣不造而入未為大過而必由此以求絕者謂其既知我也知

我則可以不詘負霸國之畧而困于布衣飯牛擊角以  
干時君其求仕之術勤矣至使國相審所去就其用舍  
之分在乎一言而必以微辭自達者謂其能知言也知  
言則可以磯激由二子之事以觀之則士君子之交際  
相與非特在上之人難其許可而急于得士其在下者  
亦莫不審求所託而弗敢失之何則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謂之失言失言者喪已而詘道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謂之失人失人者喪物而敗功失言不智也失人亦不  
智也道之興廢迹之窮達失得之機榮辱之主是非之  
辨利害之本名聲之顯晦功實之成敗凡在乎智不智  
之間而已可不慎乎此二子所以得管晏而慷慨激昂  
弗敢自棄也古人云日中必曠操刀必割者其二子之  
謂乎某少長江東曩游淮甸攬明哲之芬清仰長才之  
銛銳盖有日矣備員治部暮年于茲未敢以一言請教  
于門下者誠慮僭竊過分近乎賈粥或見詆訶無以自  
釋故欲為而輒止前月輜軒按行下局得伏謁道左承

言坐未明公不知某不肖問以述作自非廣覽遠聽兼  
 收並取錄其所長不求備于物不至於此以某嘗誦古  
 聖人之書預聞前言往行操觚秉筆類事屬辭或有可  
 觀則言不及于此矣某自承義方洎叨祿仕雖王事鞅  
 掌未嘗不游心方策攷誦經傳誠無所設施推及于物  
 然默以自治無媿分陰非敢有見于述作也而明公獎  
 借不以俗士遇之雖非虛薄之所敢當乃駮驥可以長  
 鳴之秋也其能默默而自棄乎敢錄所為文若干篇隨  
 此專人塵獻於門下斐然狂簡固不足塵浼清眦姑以  
 致區區之意

上温倅張朝奉書

拙儲言錄與倅寤倅  
 言義錄別

某聞驊駟不鳴寧脫轅下鷓鴣迅擊乃出烟霄壯歲明  
 時清鑒在上誰能默默甘自棄捐某結髮事師講明先  
 聖之道術措來耜於東臯之上不復顧視者非輕三河  
 頃畝之地而嗜六國縱橫之權徒以幼承義方知道義  
 美於稼穡之利也至於勝冠襲裳接跡俊造投絲緡於

巖壑結組綬而登圻曳裙文場銜鬻華藻者非厭顏巷  
一瓢之約而歆強齋十萬之富徒以行道之人常汲汲  
於盛明之世也當是時便謂可以闊步青雲翔泳華庭  
發平昔之所志效涓埃於海岳笑昔人青紫之談以為  
瑣細失言不及大體安知人事不足以勝天命一隨沙  
礫蹉跌在後奔走淮海南北十年若綬尚黃踈鬢將白  
乃居茸散之任復在無人之境日與山鹿野麋為侶江  
山盡處滄溟渺然飄風經天則雕虎夜歛薄雲掩日則  
鳴鴉晝飛澤畔長沙想不至此雖然浩氣方剛壯心未  
折彈冠延想叩缺長謠尚欲馳騫豪傑之場芬芳竹素  
之上嘉期未與良圖鬱然時弄柔翰綴空言以自適雕  
蟲琢刻固非壯夫之事計功博奕抑又為賢竊以海鷗  
潔白警悟有君子之象此地瀕海日在目前嘗感而賦  
之敢錄以免清聽不勝惶恐

上兩浙運判書

某聞嵩少終華之間高峯薄青雲長林蔽白日則豐狐

文豹嘯羣命侶而窟其上長河之滙隈大江之匯曲澄  
泗萬仞波瀾千里則鱣魴鱒鮪振奮鱗鬣而泳其下名  
山通川有容物之量無却物之勢毛羣鱗族蹶驟泳游  
之類得之者可以享利安而遠患故雖無辭氣以感召  
於物而物之有知者咸指以為已歸理勢之自然也恭  
惟達官敷慶雲之陰採爐錘之器以蔭庇吏屬鎔成多  
士被眇昧者光價百倍得驅策者坐馳千里豈直山岳  
川河之比者此天下之士願自致於門下者不敢後某  
竊自念圭華之地樗櫟之材行伍之微班莞庫之小吏  
徒以頑息邂逅鳳毛聯籍武成共塵奏牘地既遠矣分  
亦甚微然而解官海隅取道大府伏蒙運使某官閣下  
敦厚德以忘貴勢而俯屈尊高猥加存接溫顏潤玉芳  
言郁蘭詳熟周旋被以明訓自惟何等獲此異數斯時  
區區願效鱗毛之類依川岳而竊餘芘恨無可致之階  
爾伏承褒詔爰至榮命荐錫即符竹之舊城總金穀之  
重權行人車櫪未越隣境而輜軒使節已按部封于是

二浙之人同抃蹈而相慶某輒不自量篤勵駑蹇圖成  
 宿昔之志誠願洗心滌慮服勤夙夜效分寸于武林摧  
 酤之地庶几賤跡忝竊門下依末光沾餘潤而瓦礫有  
 輝涸鱗起轍豈勝幸甚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